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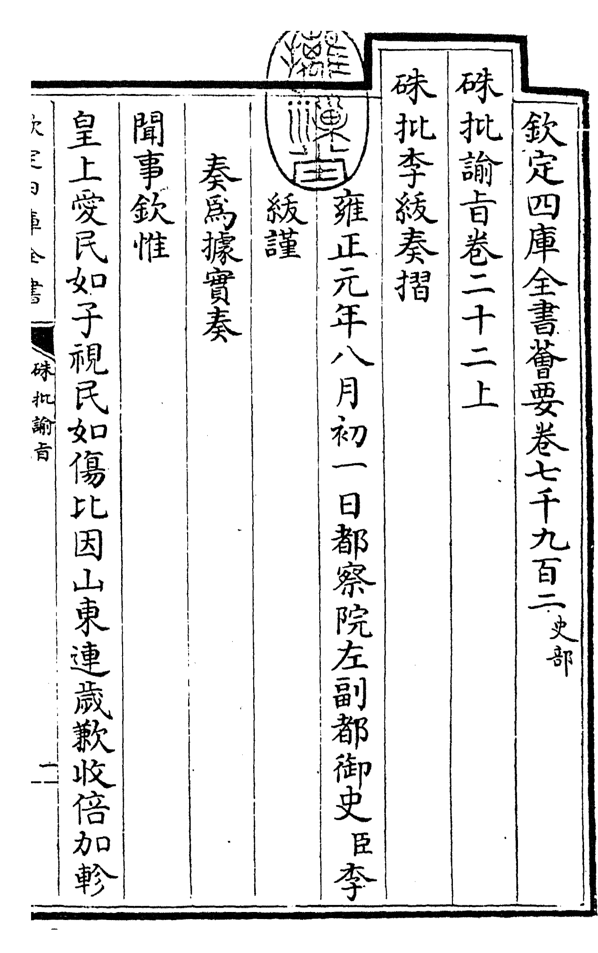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上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九百二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上

硃批李紱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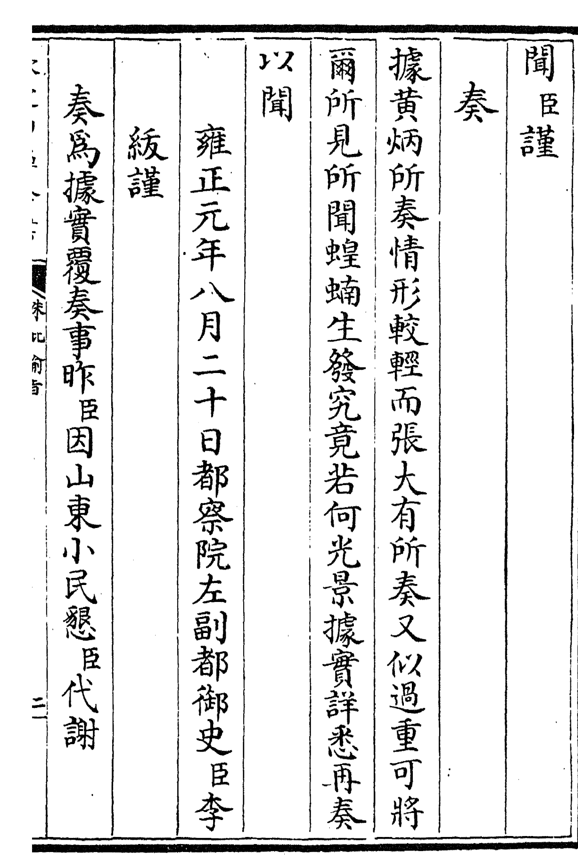
雍正元年八月初一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紱謹

奏爲據實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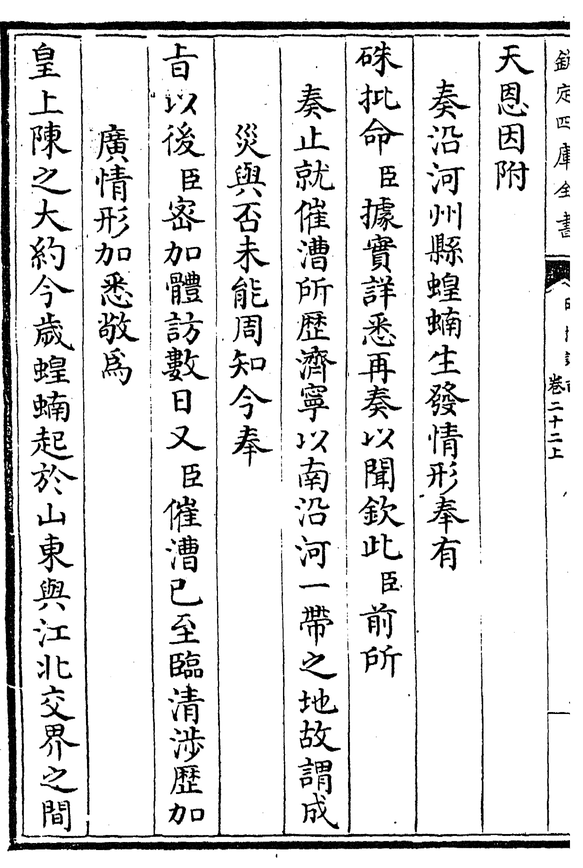
聞事欽惟

皇上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比因山東連歲歉收倍加軫

恤發帑挑河寓賑於役截漕散給民慶更生臣催
漕所至濟寧魚臺滕嶧等縣小民環擁臣舟懇臣
代
奏叩謝
天恩和氣所蒸秋稼十分豐茂惟是將收之際忽生蝗
蝻滕嶧等縣甚有損傷連及江南邳州宿遷等處
沿河皆有成災與否未能周知但臣奉使在外目
所親覩不敢壅於上



聞臣謹
奏
據黃炳所奏情形較輕而張大有所奏又似過重可將
爾所見所聞蝗蝻生發究竟若何光景據實詳悉再奏
以聞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李
紱謹
奏為據實覆奏事昨臣因山東小民懇臣代謝



天恩因附

奏沿河州縣蝗蝻生發情形奉有

硃批命臣據實詳悉再奏以聞欽此臣前所

奏止就催漕所歷濟寧以南沿河一帶之地故謂成

災與否未能周知今奉

旨以後臣密加體訪數日又臣催漕已至臨清涉歷加

廣情形加悉敬爲

皇上陳之大約今歲蝗蝻起於山東與江北交界之間

江北宿遷爲甚損傷至七八分桃源邳州沛縣次之山東嶧縣爲甚損傷至七八分滕縣次之至江北之淮揚徐三屬及濟南之沂州郯城費縣等處聞俱有蝗蝻臣未目覩不能確定分數若濟兗二府北境及東昌一府俱未生蝗蝻至七月之末蝗蝻生翅望西北羣飛三府所屬始各有飛蝗暫停即過是時秋收將完所損或數頃或數十頃俱不成災其登萊青三府則飛蝗亦未聞及境蓋今歲

山東秋稼原屬十分豐茂足稱大有之年惟蝗蝻所生數州縣爲不足耳撫臣駐劄省城止見飛蝗故覺其輕漕臣與臣親歷蝗蝻所生之地故覺其重臣謹就見聞所及據實上

聞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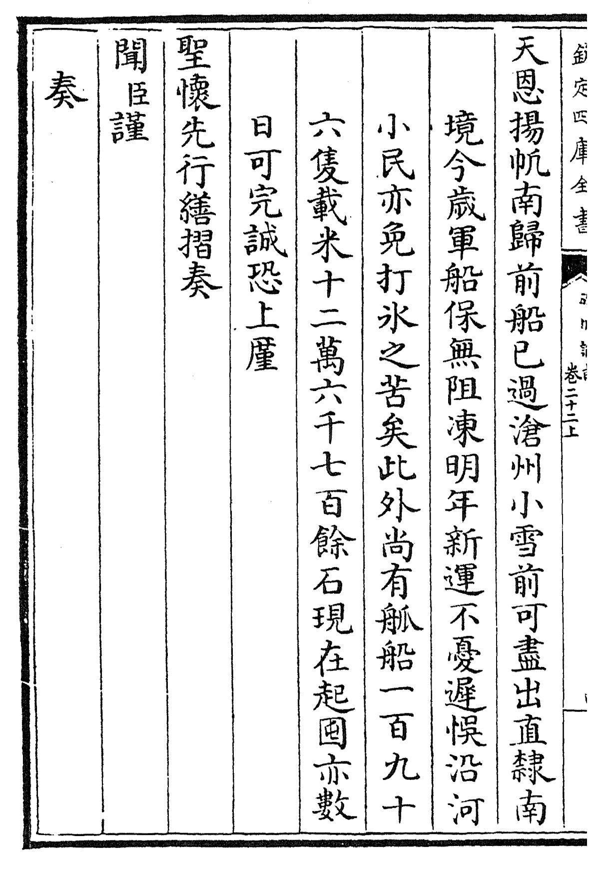
知道了所奏情形甚爲明悉

雍正元年十月十三日兵部右侍郎臣李紱謹

奏爲恭報起囤漕糧事臣奉

旨於天津衛截留湖南等幫糧船暫行囤貯九月二十六日到衛偕鎮道諸臣率同府廳州縣及漕標等官買辦蘆席葦把造立囤底十月初二日開斛起米大小臣工踴躍趨事至十二日軍船四百五十六隻所載米三十萬零三千二百餘石盡數起完囤好其船陸續催趲回南旗丁水手萬衆懽呼感

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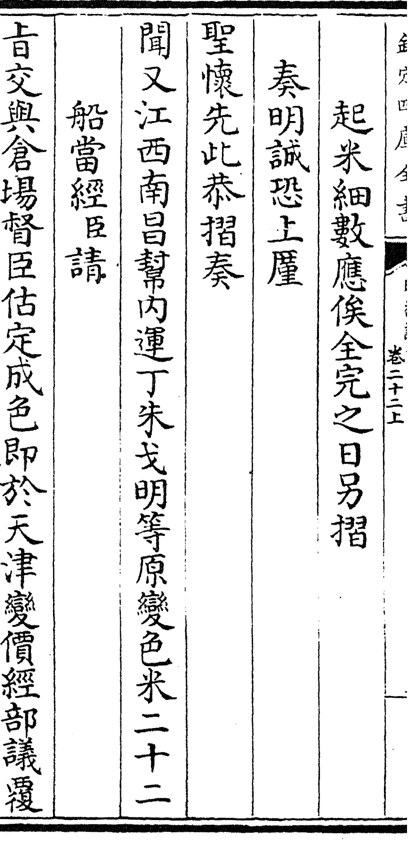
天恩揚帆南歸前船已過滄州小雪前可盡出直隸南
境今歲軍船保無阻凍明年新運不憂遲悞沿河
小民亦免打冰之苦矣此外尚有舢船一百九十
六隻載米十二萬六千七百餘石現在起囤亦數
日可完誠恐上廑
聖懷先行繕摺奏
聞臣謹
奏

覽奏欣悅此一事料理迅速妥協乃爾之力也

雍正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兵部右侍郎臣李紱謹

奏為奏明起米情形事竊臣奉

旨前至天津起運截留漕糧募僱民船一千四百餘隻共起過正兌米二十七萬有零發往通州因河乾阻淺又兼連日大風回空遲滯停解七日現在頭運船回空抵津大約四月初旬可以全完目下所起米色並無霉變按查囤口原數亦未見虧折除


起米細數應俟全完之日另摺
奏明誠恐上厪
聖懷先此恭摺奏
聞又江西南昌幫內運丁朱戈明等原變色米二十二
船當經臣請
旨交與倉場督臣估定成色即於天津變價經部議覆
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已准倉場督臣將估定成色咨行

到臣惟未准到部咨但春深雨水漸多其米原經

變色若再雨濕恐致損壞臣謹照倉場督臣所估

成色變價購買好米趁現僱船隻運交京通各倉

以完截漕事務理合

奏明臣謹

奏

如此辦理爾之勞勲洵屬可嘉

雍正二年七月初三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敬陳廣西目下情形事竊臣荷蒙

皇上天恩簡任廣西巡撫復蒙

天語訓誨政毋欲速臣夙夜祇懼欽遵奉行但廣西目

下情形不敢不先陳大概以俟次第請

旨逐一設施臣查廣西地僻民淳向來從無虧空自捐

納開而錢糧耗於穀自鹽政壞而錢糧復耗於鹽

今且合鹽穀與銀混而爲一而虧空愈不可稽矣

從前捐穀每石收銀一兩一二錢及發交州縣每

石止算三錢轉相交盤近年奉
旨積穀竝須本色歷任撫臣漸次買補十之六七然交
價不敷買價勢必賠累而錢糧耗於穀矣鹽法陋
規過多商不能支州縣始私那庫帑運鹽自賣以
應引課然官不能親臨各埠勢必假手於人奸商
余聖顔等代官行鹽奢侈花費鹽課未足而錢糧
又耗於鹽矣現在各州縣頗多虧空各自支吾問
其庫帑則曰借出運鹽問其鹽包則曰現發民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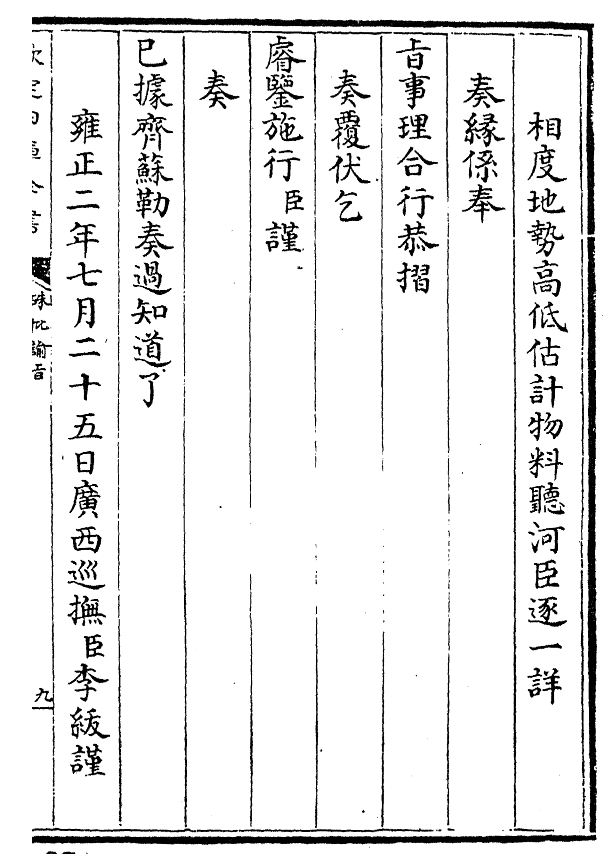
穀於是銀與鹽穀混而爲一而錢糧愈難稽矣幸而今歲頗豐早稻約七分收成米價五六錢不等六月中旬以後甘霖時降晚稻可望全收即倉穀可以全補不致那用鹽包而鹽引官運官銷亦不必假奸商名色致令花費而庫帑亦漸可清查矣統俟臣稽查清楚之後將細數逐一恭摺上達

睿鑒再行請

旨施行臣謹

奏
所奏鹽觔各原委明晰周詳之至其徐徐次第料理以
爾之才情識見亦不難釐剔清楚也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臣於四月二十二日恭請
聖訓仰蒙
天語詢及淮揚河工危險水高於城作何濬築可保無

虞臣即就臣粗鄙之見冒昧
奏陳面奉
諭旨此策甚似可行向來未有人言及但總河齊蘇勒
身任其事現在淮安知之必悉汝此去迂道與齊蘇
勒商議斟酌行之苟有益於國計民生雖費不惜欽
此臣隨於二十四日出京至閏四月初十日至徐
州適逢河臣在徐隨即傳
旨會同商量河臣亦以爲似屬可行其工俟秋冬水落



相度地勢高低估計物料聽河臣逐一詳

奏緣係奉

旨事理合行恭摺

奏覆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已據齊蘇勒奏過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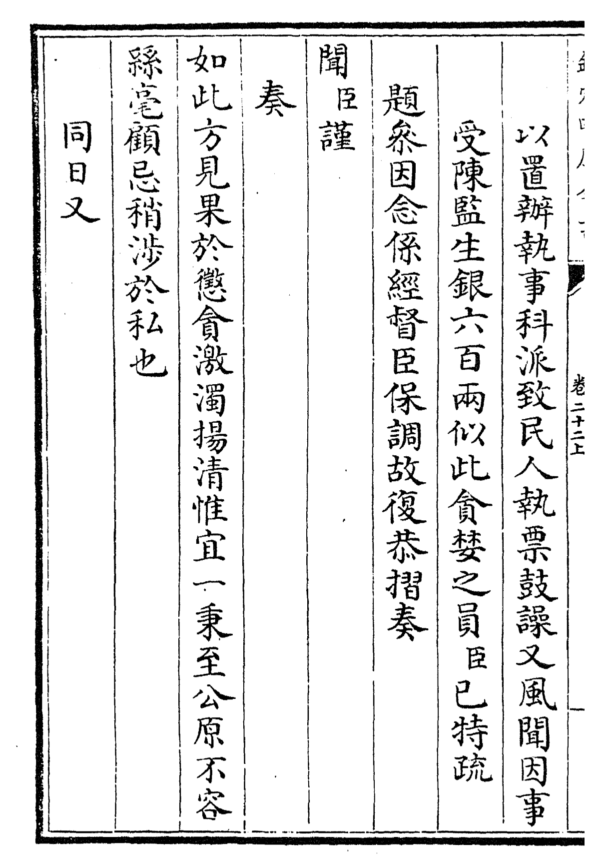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備陳貪守劣蹟事竊臣仰蒙
聖恩畀以封疆重任日以察吏安民爲心而南太慶思
四府土司所隸尤爲難治知府非才守兼優者不
能勝任臣到任後加意體訪惟太平知府甘汝來
才守爲九府之冠此外慶遠府現在缺員思恩府
平常供職其南寧知府慕國琠則貪劣不堪刻不
可容者也查慕國琠久任廣西向與沈元佐黄之
孝李世孝三人専司廣西捐穀事例人各婪贓數

萬國瑛尤貪屬吏受其勒索多至虧空今沈元佐等俱以贓私敗露惟慕國瑛獨逃法網自督臣孔毓珣至粵稍加歛戢督臣以爲改過論俸調任南

此類下愚不移之流實另具有肝腸非可以人情度量於萬一也

寧乃國瑛積習不悛謂既經保調不便叅劾貪婪如故因下雷土州官男許乾毓承襲出結索銀二百二十兩又巧爲脱卸云將此銀留充修城等用臣查外官詞訟私罰銀兩動稱修學修城不報院司無可稽查其實皆入已贓也他如攝新寧州印



以置辦執事科派致民人執票鼓譟又風聞因事受陳監生銀六百兩似此貪婪之員臣已特疏題參因念係經督臣保調故復恭摺奏

聞臣謹

奏

如此方見果於懲貪激濁揚清惟宜一秉至公原不容絲毫顧忌稍涉於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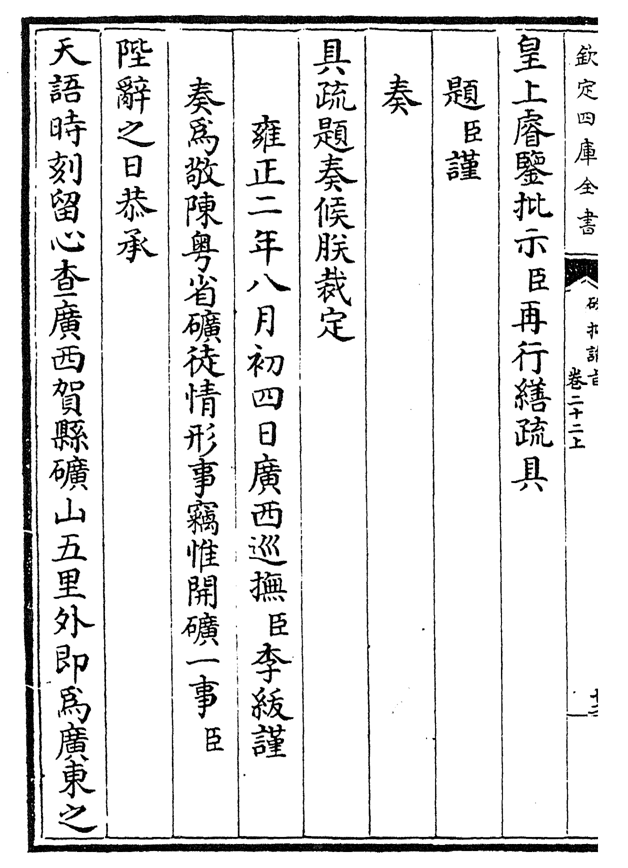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爲請均撥貯捐穀以濟實用事竊查廣西捐穀專積於桂林梧州栁州南寧四府聞開捐之初實由四府任事之官欲專其利非實爲備荒計也如果爲備荒計自當九府分捐何獨積於四府且桂梧南栁之民不甚加多其餘五府之民亦不甚加少一有荒歉廣西地方遼濶動輙千里移粟移民猝難呼應此所謂有虛名而無實用也至於原收捐價每石一兩一錢發給州縣存貯每石止給三錢

或止二錢四分不敷採買照民價買則官賠累短價發買則民賠累尤非四府官民力所能支臣細思救弊之法請將四府捐穀分貯九府仍照地方大小酌量多寡庶官民賠累以分任而稍輕又臣前覆

奏墾荒事宜請將捐穀借給牛種九府各有荒地則九府各有墾荒之人勢不能俱就四府借給牛種如九府並貯有捐穀可以隨地借給又近日奉

旨設立社倉督臣孔毓珣請將常平倉穀借民取息爲本意亦甚善但常平倉穀止四十餘萬而糶借兼用捐穀一百一十餘萬而糶借兩無所用似未爲調劑之平若各府均貯有捐穀則以捐穀借民取息爲社倉之本而常平倉穀可專存爲平糶之用矣蓋一轉移間而捐穀不憂朽蠧不累官民各府墾荒有資社倉有本較之偏積四府似爲妥便可以久行如果臣言可擇伏乞



皇上睿鑒批示臣再行繕疏具
題臣謹
奏
具疏題奏候朕裁定
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敬陳粵省礦徒情形事竊惟開礦一事臣
陛辭之日恭承
天語時刻留心查廣西賀縣礦山五里外即爲廣東之

梅嵛汛又數里即廣東連山縣之宿塘寨皆礦徒

蟠踞之所眈眈於廣西之大金蕉木等山故督臣

孔毓珣撫廣西時有設兵添汛之請臣至廣西即

擬

奏請嚴禁續聞督臣條陳開礦恐所

奏異同有傷協恭之誼因而中止近經平樂府報稱

外省無籍可歸之礦徒二百餘人流入蕉木山驅

逐不退隨飭賀縣知縣傅齊鄉勇會同富賀營守

備千總三路並進始行退入廣東臣訪聞廣東連山縣宜善司巡檢詳報梅峝宿塘等處礦徒梁老二聚集多人汎兵子弟亦往附合勢難防緝自願罷職以全性命等語即提臣韓良輔遺札與臣商酌亦深以爲憂臣思開礦之舉甚有關係目下即幸無虞將來或恐滋事謹將現在情形奏

聞伏候

聖裁謹

奏

礦沙之利窮民私採猶當禁止何況明目張膽而行之者此中利害朕深知之今既聚衆自立頭目是斷不可一日姑容少寬禁捕者也今將批諭孔毓珣之旨抄錄示汝汝等可協力設法嚴禁永令地方無此等事方好須再三留心籌畫而爲之慎毋輕忽孟浪凡事悉如此據實入奏纔是此奏朕甚嘉之如宜善司巡檢所言即使少過朕亦樂聞而不加責也諸如此類何妨預防於

未然耶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爲粤西年歲豐稔事竊查廣西今歲收成臣初抵任時沿途詢問據云五月小旱早稻可七分收成及臣抵任後六月七月甘雨時降早稻收完之後詢之農民實有九分收成至於晚稻初時望有十分後至八月雨水鮮少穀實少減約有八分然在廣西農民並稱今歲收成爲十年來所未有目下

米價惟逼近雲貴中隔土司最遠之一二州縣每石七八錢不等其餘貴者不過五錢上下米賤之地有賣四錢一石者人民樂業可紓

甚慰朕懷

皇上南顧之懷惟是目下久晴雖晚稻已收於田功無傷然間有種麥之地亦尚望雨兼之久晴風烈時有火災柳州延燒三百餘家臣衙門亦燒去旁邊小竹屋三間現在通飭各屬預備救火之具合併

奏

聞臣謹

奏

類斯等災惟以誠敬省過爲禳解之良術更於省中訪

詢

火神廟宇修補完整選擇老成僧道敬禮供奉即可漸

致消弭也

同日又

奏爲實陳倉儲穀石事臣查廣西捐穀之始每石三

錢發給州縣建倉之費亦在其中而穀價常在三四錢以上難於購買止以價銀遞相交盤後經接任各撫臣陸續責令買補前任撫臣孔毓珣尤加嚴催雖現在州縣頗苦賠累然倉穀亦十補其九矣臣到任後逐一稽查尚有八九萬石未買臣不時督催又買補四萬石有零尚有四萬餘石未經買補然現在俱經清出價銀十月内可以照數買穀顆粒無虧近准部行巡撫到任限三個月盤查

倉貯米穀造冊保

題若俟十月買穀全完之後具

題則逾三月之限若將未買之穀盡行參出則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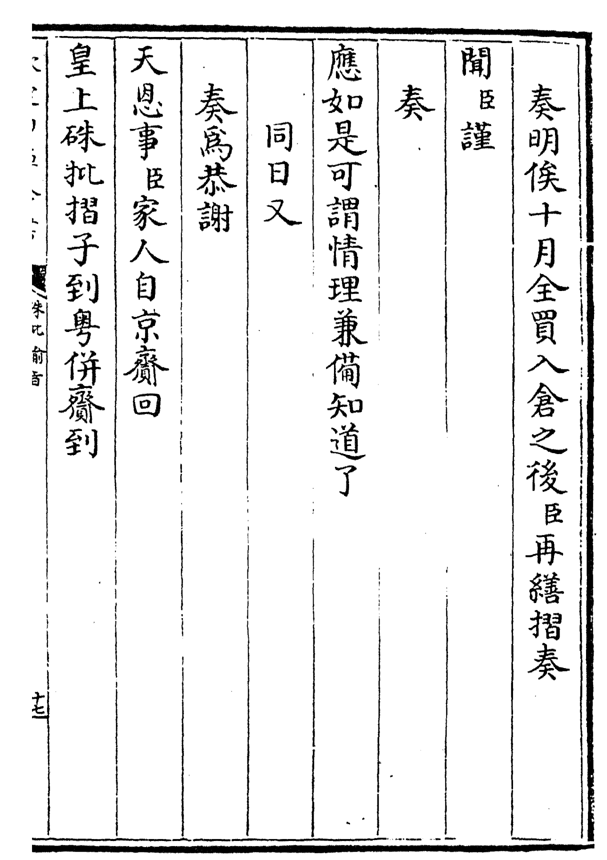
現在州縣之咎且一月後便可全買無庸多此參

劾臣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止求公事無虧不必多參屬吏以示威

猛謹遵三月保題之例具本保

題外仍將現在倉穀實情恭摺



奏明俟十月全買入倉之後臣再繕摺奏

聞臣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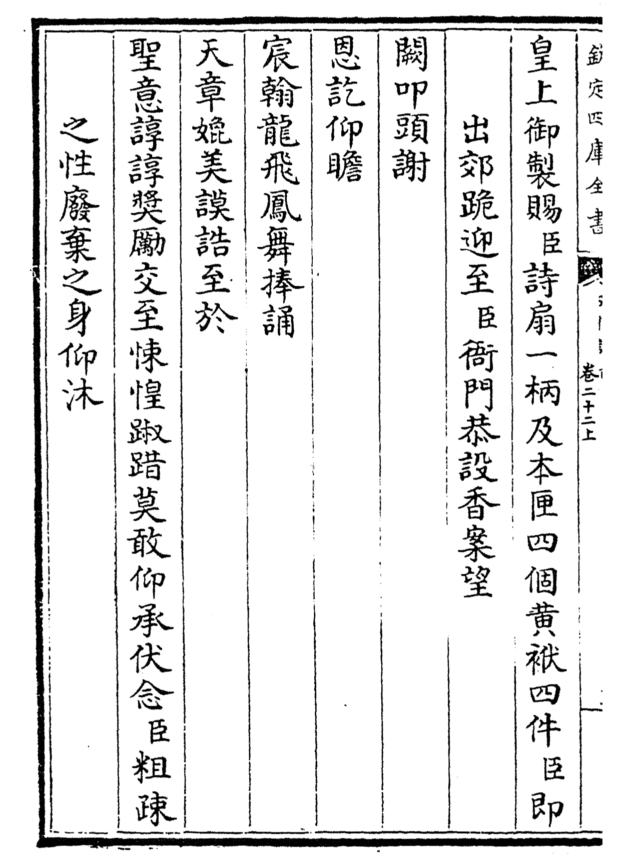
應如是可謂情理兼備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家人自京齎回

皇上硃批摺子到粵併齎到



皇上御製賜臣詩扇一柄及本匣四個黃袱四件臣即

出郊跪迎至臣衙門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仰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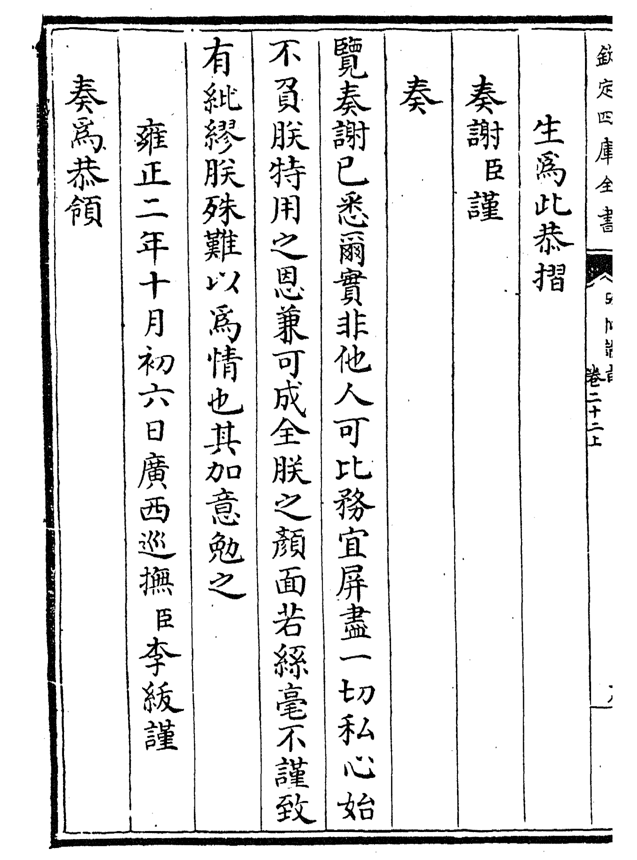
宸翰龍飛鳳舞捧誦

天章媲美謨誥至於

聖意諄諄獎勵交至悚惶踧踖莫敢仰承伏念臣粗疎

之性廢棄之身仰沐

天恩有加無已去冬蒙
御書賜臣奉國罄心扁額又
賜御書福字今歲復蒙
御書賜臣母北堂鶴算扁額
奎章照耀子孫世寶今復蒙
御製詩章鈞天廣樂簫韶九成躬承鉅麗之觀謬附允
諧之列豈勝慙懼莫報
高深雲漢爲章永昭垂於奕世草環微末矢銜結於此



生爲此恭摺

奏謝臣謹

奏

覽奏謝已悉爾實非他人可比務宜屏盡一切私心始不負朕特用之恩兼可成全朕之顏面若絲毫不謹致有紕繆朕殊難以爲情也其加意勉之

雍正二年十月初六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恭領

御製叩謝
天恩事臣家人在京恭齋
御批奏摺回南准兵部發給內閣交出
欽頒御製朋黨論柬紙卷一通滿漢文各一本到粵臣
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欽惟
皇上聰明睿知聖神文武既已立萬古之君極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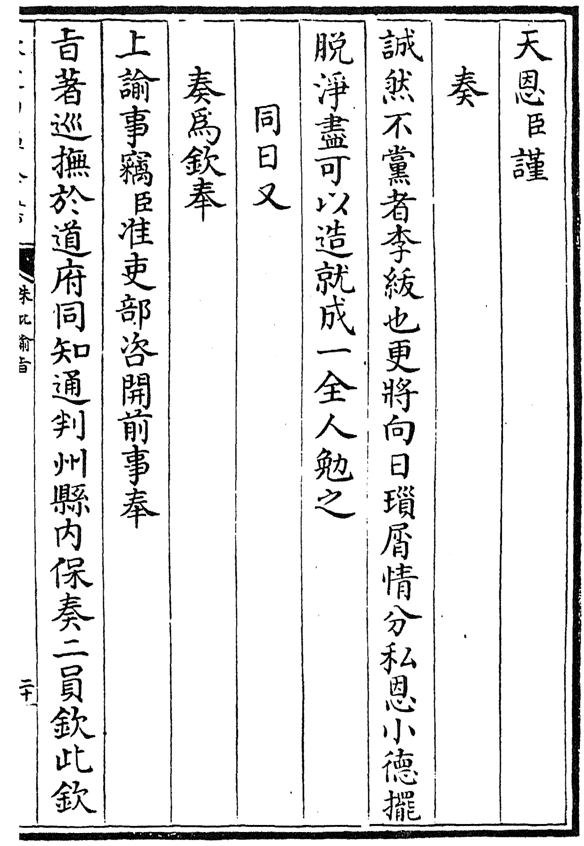
頒發訓諭誡飭臣工示萬世之臣極今復以古來積習人臣狥私植黨者多

特製朋黨論訓誨內外諸臣

天語煌煌包含五經媲美二典俾植黨者惕然而知悔孤立者有恃以無恐同歸王道之蕩平共學

聖人之公正大小臣工有所循守而臣性迂拙無助伏讀

聖製較之羣臣尤深感激謹繕摺叩謝



天恩臣謹

奏

誠然不黨者李紱也更將向日瑣屑情分私恩小德擺脫淨盡可以造就成一全人勉之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准吏部咨開前事奉

旨著巡撫於道府同知通判州縣內保奏二員欽此欽

遵仰見我
皇上闢門籲俊至意臣本愚昧無識又到任未久屬吏
未能周知但既蒙
皇上委任封疆之重無日不以察吏為心臣所灼知者
止有義寧縣知縣黑天池一人臣昨經
題請調補北流縣在案此一員者才守兼優足當保
舉其餘尚有數員守清而才不能肆應亦有才長
而守未敢遽信者容臣試看確實再行補

奏一員臣謹

奏

已據保奏超擢爲南寧府知府矣朕如此推心信任爾若忍一毫挾私負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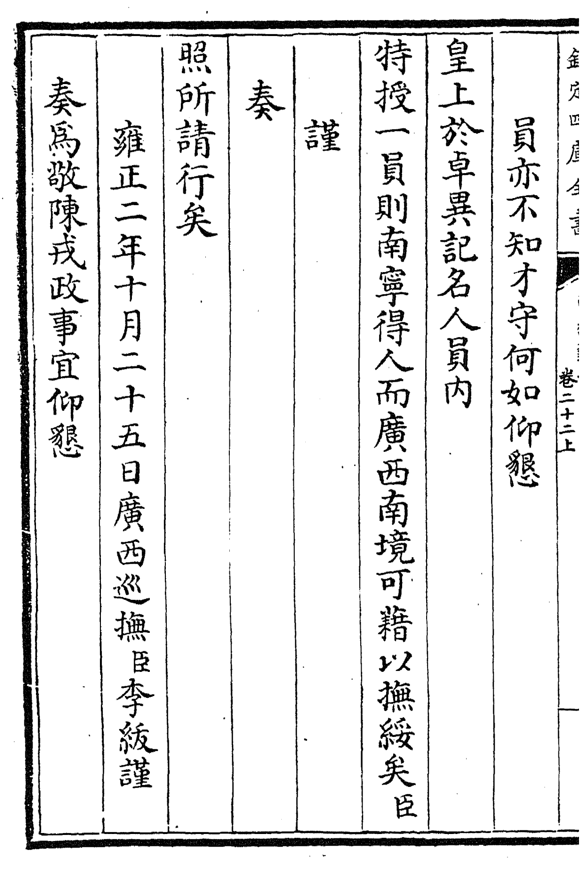
上蒼寧不鑒諸況爾乃不由旁人薦舉爲朕所特用之人須以全朕用人之面爲念勉之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准吏部咨開前事奉
旨著巡撫於道府同知通判州縣内保奏二員此保奏
内不必將朕特用之員保題特用人員内有才守兼
優者不拘人數亦另摺奏聞欽此臣查廣西地方
皇上特用人員甚少惟太平府知府甘汝來一員係
皇上特授之員自到任以來將知府規例盡革一文不
取士民悅服實係才守兼優之員足當保
題抑臣更有請者太平界連交趾固爲要地南寧一

府與太平唇齒相依接連廣東高廉瀕海之地水陸交會重於太平鹽徒山盜出没其間控制土府州縣尤多武官設有左江鎮總兵文職設有左江道兼轄潯南太三府今左江道現在缺員若蒙
皇上特旨再將甘汝來陞補則太平南寧俱可藉其料理矣又南寧知府慕國琠姦貪經臣
題參現今缺員例應調補但此缺甚屬緊要現在應調之員臣俱未能深信此外有候補知府趙庚一



員亦不知才守何如仰懇

皇上於卓異記名人員內

特授一員則南寧得人而廣西南境可藉以撫綏矣臣

謹

奏

照所請行矣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敬陳戎政事宜仰懇

聖訓事臣蒙

天恩簡任巡撫臣標兩營及城守協標兵丁臣俱有操

練之責除舊有營規照常舉行外以臣愚昧增所

未備共計五條可否施行莫敢自定恭惟

皇上聖神文武備於一身敢懇

聖訓指示以便遵行

一操練宜嚴也凡操練須先定操地令馬步箭及

鳥鎗虛演連環進步幷演籐牌單刀俱在臣衙門

箭道施放五子礮及鳥鎗加鉛子演準頭則往小
教場合操演陣法則往大教場次定操期每逢一
二日操左右營馬箭俱帶演單刀逢三四日操左
右營步箭俱帶演籐牌逢五六七八日操左右營
鳥鎗九日合操演習行陣十日休息其不值臣衙
門操期者仍於本營遊擊衙門操演次嚴賞罰凡
馬步箭鳥鎗每中一箭一鎗賞錢一百文連中三
箭三鎗者加賞小銀牌一面其馬箭未及放步箭

出行架外烏鎗施放不響者俱分別回次多寡杖

果如此訓練有何可議

責降革自臣到任後俱照此操練

一行陣宜變通也臣初到任閱兵止有四門方陣詢以其餘陣法皆不能知臣查行陣除山路連環陣須挨肩雁翅而進其餘皆行間容行中虛五尺庶便進退不致擁擠但陣法各有所宜四門方陣止可施於平原曠野而廣西援剿常在山谿之間凡背山而戰用一字陣山曲之間用三才陣夾溪

而行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圍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掃地陣羊腸鳥道用山路連環陣令臣令兩營演習漸知大概惟山路連環陣其法專用鳥鎗鎗分上中下三停一人立放前一人蹲放再前一人伏地放每三鎗齊放一行之人抵三行之衆若路稍寛則兩行雁翅挨肩而進六鎗齊放二行之人抵六行之衆此陣於山路最宜臣令

朕向雖未留心陣法大約不出九宫八陣六花而已閲

令其演習頗已如式又舊鎗半係線鎗不能伏放

所論頗合機宜

今擬盡改爲义子鎗

一單刀宜通習也兵丁無論馬步莫不各帶腰刀然嘗詢之兵丁能用此刀者百無一二是有刀與無刀同也臣初操練詢以單刀之法全標一千五百餘人惟二三人通曉臣令兩營通習今已有五十久精熟其粗通者亦有二百餘人臣立定拔補之例凡拔補兵丁把總除弓箭鳥鎗外須兼習單刀方准拔補令人人學習數月之後可望全營盡

熟再查爲馬兵者當知馬上單刀之法爲步兵者當知步下單刀之法庶腰刀不爲無用此法似可通行天下營伍令皆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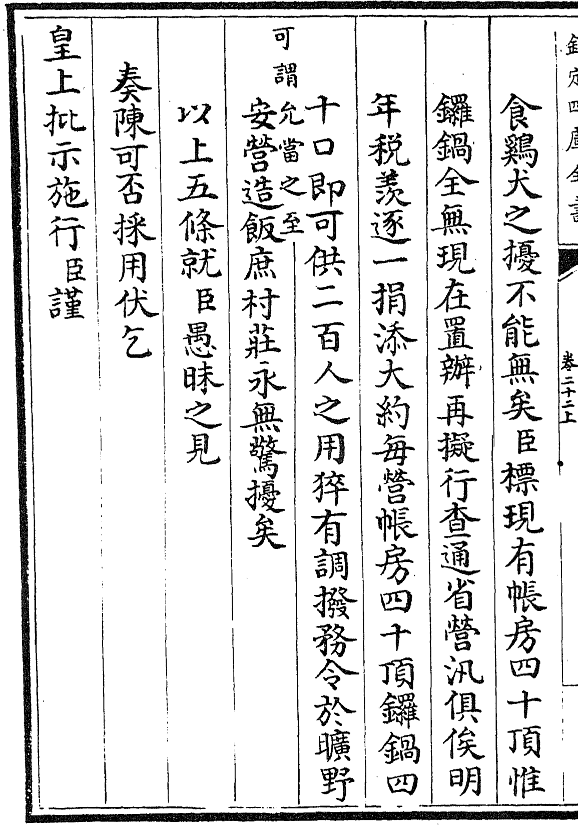
此論有理當諭八旗習之

一五子礮宜添製也臣查礮火之威所向無敵可以及遠廣西猺獞土苗皆善用鳥鎗其鎗較營鎗更長可及百五十步惟礮可以制之臣至廣西查撫標礮位共九十三位内百子礮八十三位五子礮止十位其百子礮裝藥施放甚不便利惟五子

礮一礮頭施放餘四人裝子礮五子互換迭放不窮較連環鎗尤甚敏捷臣擬將營中百子礮盡改爲五子礮又置稍尺以規遠近設中針以定準頭而通省協鎮及小營亦將稅羨代爲捐造五子礮各十數位即全省軍威加振而猺獞土苗咸知畏懼矣

此一條應具疏題請候議覆再行

一鑼鍋帳房宜添設也廣西山賊不時出沒調兵勦擒行裝必備非有帳房鑼鍋必就村莊借居買



食鷄犬之擾不能無矣臣標現有帳房四十頂惟鑼鍋全無現在置辦再擬行查通省營汛俱俟明年税羨逐一捐添大約每營帳房四十頂鑼鍋四十口即可供二百人之用猝有調撥務令於曠野安營造飯庶村莊永無驚擾矣可謂允當之至

以上五條就臣愚昧之見

奏陳可否採用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臣謹

奏

如此留心武備殊屬可嘉但須實力行之方有成效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臣查廣西南太思三府西南土司界連交趾沿邊千里既無邊墻間隔田地相連村落相望而土夷積習搶奪刦掠視為泛常現在有安南那陽夷州夷官率領禄州夷兵數百屯於邊境欲與思陵土

州爭那窩村地界雖經臣飛飭思明同知會同弁目前往勘明解散併令新泰營叅將嚴加防守但夷州有中外之分素無文移往來未便行文戒飭臣思安南在藩服中最稱恭順此等爭地之事伊國王亦未必盡知若行文安南國王令其禁戢亦屬甚易查康熙五十九年因商人買銅一事曾奉

聖祖諭旨令廣西督撫行文在案臣愚以爲將來遇有邊境土夷仇殺搶奪細故舊例原不奏

聞合無比照買銅前事會同督臣請

旨行文安南國王彼此自行禁戢既免啟釁亦不致瑣

瀆

聖聰倘臣言可採臣即會督臣將思陵州事

題請行文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臣謹

奏

甚好會疏具題可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據實奏明事臣前月恭摺

奏請均撥捐穀分貯九府奉有

皇上硃批臣謹遵

旨照原摺具

題外中間惟原捐穀價本内未便寫入臣訪聞從前

粤西捐納每穀一石收銀一兩一錢及至發給州

縣每石止給銀三錢其餘八錢聞係當日任事諸

臣私分入己總督一錢巡撫一錢布政司一錢按察司與道員共一錢管捐府廳二錢部費二錢其部費係布政司轉送聞只有一錢到部而院司尚有以空名索取倉收者大約廣西捐納實收銀一百三十餘萬兩僅將三十餘萬兩散給州縣買穀其百萬兩皆當日諸臣分歸私橐而三錢之價除建倉三分實止銀二錢七分雖豐收之年不能買補止以穀價轉相交盤及接任撫臣疊奉部文倉

穀必須本色節次嚴催州縣計無所出則那庫銀添入穀價以致從無虧空之廣西遍地皆有虧欠矣臣於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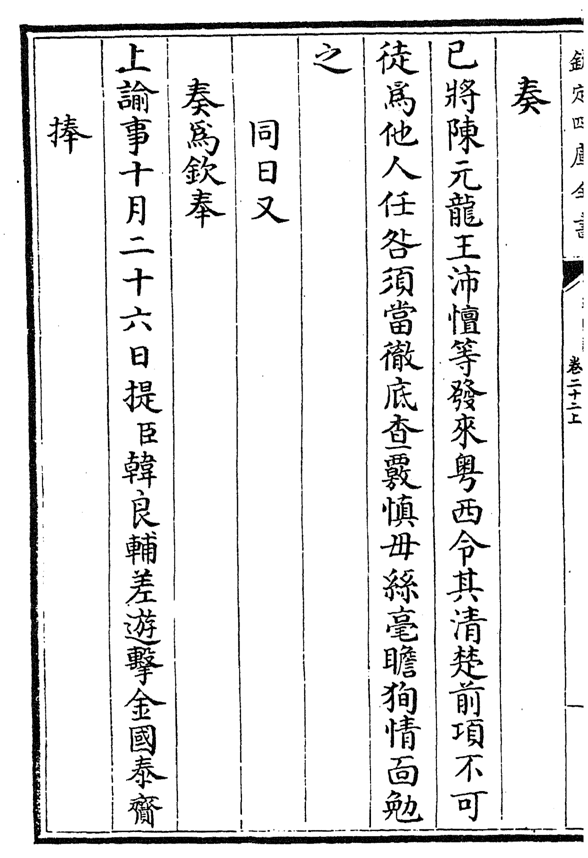
奏不敢絲毫隱諱今露章

上聞若並指出原捐收價實數則從前侵欺諸臣不容既有侵欺則事豈容已不究臣思近奉

聖諭特停捐納將來此弊不禁而自無其從前侵欺各官或可仰邀

現任各官伊等如能自行彌縫完結其事則可以不必
聖恩已往不究又從前管捐諸臣尚有二三人現居封
題參但必密奏以聞
疆之任臣一旦發其舊事恐未合於
此等處不關性氣之和平與否地方上遇應究之事何
皇上訓旨令臣性氣和平協恭辦事之意如
可因循瞻顧此事殊不當推諉
皇上必欲究追則現有原管捐納之府廳今被參霸昌
此數員如應到案質訊具本題奏內黃之孝現今霸昌
道黃之孝雲南鹽道沈元佐及臣所參南寧知府
任內虧項甚多看其光景尚不能完結恐未必有力賠
慕國璵丁憂知府趙世勳現今各在一省懇
補粵省之虧項也爾當酌量
皇上容旨各令督撫嚴取的供合而觀之即得其實矣

臣謹



奏

已將陳元龍王沛憻等發來粤西令其清楚前項不可

徒爲他人任咎須當徹底査覈慎毋絲毫瞻狥情面勉

之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十月二十六日提臣韓良輔差遊擊金國泰齎

捧

皇上硃批摺子到臣衙門臣恭迎捧讀係提臣謹陳撫
綏土民之道勸懲土官之法仰求
睿鑒俯賜訓誨一摺并提臣
奏爲提標續造之軍裝告竣營兵教操之武藝漸嫺
謹繕摺奏
聞附陳綏靖地方機宜一摺俱奉有
御批命與臣看臣恭讀
聖訓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照既廣大而精微亦仁至而義盡臣謹抄存瞻奉遵爲法守至於提臣所奏之言臣現在亦次第施行特爲之有漸不敢造次上聞今恭繹聖訓竊自幸未甚違戾敬爲皇上逐一陳之臣伏讀御批謂勸墾在州縣所屬不可侵占土司地土臣昨題覆開墾本内止議流官六十州縣毫不及於土司

正處百姓侵占土司地土也又伏讀
御批謂土官相襲已久若一旦無故奪其職守改土爲
流誰不驚疑則
聖鑒尤爲周到 臣 到任後訪聞土司暴斂心竊恨之然
細求其端半出於不得已土司所親切而敬畏者
惟知府若知府廉能土司即不敢爲暴從前調補
南太慶思四府知府時有需索土司因而科歛用
一派十土民不支因而爲盜豈可猶罪土司乎數

十年來土司足跡不敢至府畏拘留而需索近日
惟太平知府甘汝來到任後盡革規禮土司至府
親受約束永不科歛者十已八九而新補慶遠知
府劉之項臣再三勸勉彼亦盡革規禮土司至府
願受約束者十亦五六若南寧一府再蒙
皇上簡補賢員則舊習未能盡變者惟思恩府耳至於
冥頑不化其中容有一二或當如提臣所請稍加
懲創然亦不至於改土爲流之甚此臣近日料理

土司之大槩約至一年後似可令盡遵
聖朝德化若夫猺獞所居則在六十州縣流官所轄家
蓄刀鎗收之不勝其收誠如
聖鑒然其為盜亦由貪吏所廹不盡由於蓄鎗但使吏
皆廉吏則盜源漸清而收其鳥鎗之法臣曾與副
將高世定商酌凡猺獞仇殺搶奪者必治其罪因
而收其鳥鎗彼亦無辭其餘槩置不問又特嚴硫
黄之禁彼不得硫黄即有鎗無用庶頑俗可以漸

化而人情亦不至驚擾又提臣請於霜降後拘捕
兇犯伏讀
御批謂國家立法必俟有罪而後加刑若無罪此等事
萬不可輕動此誠
皇上愛惜民命慎重軍機之至意也但臣思提臣所謂
兇犯亦止謂有罪而負固拒捕者耳此事臣亦曾
札致提臣近又咨商督臣廣西仇殺搶奪積案不
清擬欲擇情重之案不服拘捕敢於放鎗恐嚇兵

役抗不到官者稍撥附近營汛協拏蓋營汛原有
捕盜之責竝非用兵之比然亦懲一警百而已非
敢遇事輒用此皆臣近日斟酌輕重次第舉行之
事據實
奏陳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斟酌處頗爲合宜諸凡總在爾等封疆大吏審擇中道

而行也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爲奏明前摺事臣於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因交阯

夷人與廣西所屬思陵土州爭占地界一事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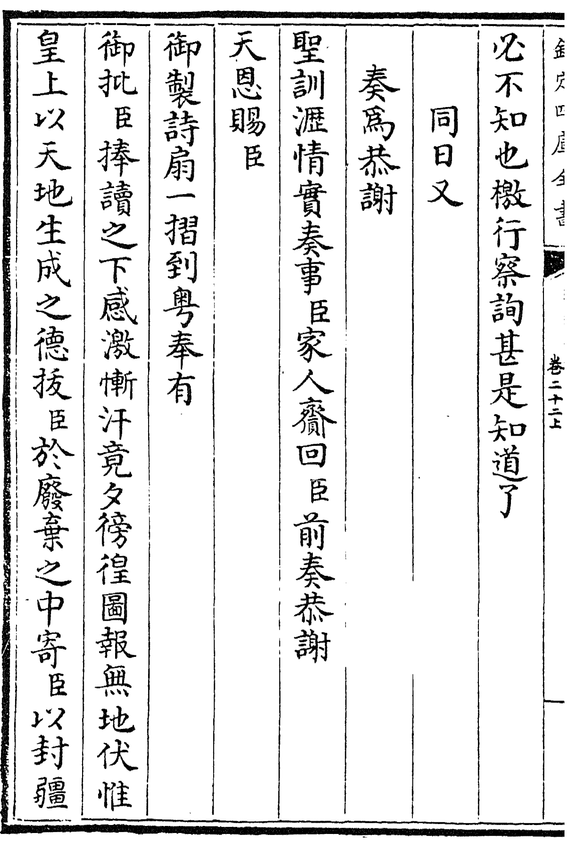
面遣官勘明解散仍具摺請

旨行文安南國王諭令禁飭邊夷目今尚未奉到

諭旨昨已據太平府知府甘汝來報稱夷人已經退散

又准督臣孔毓珣咨稱業經檄行安南國王等語

盞土司及軍務係督臣專職故臣衙門並無與安
南文移往來舊案而督臣有行文安南之例今夷
人既已解散督臣又已行文是臣前摺所
奏事宜俱已完結恐煩
聖慮理合
奏明臣謹
奏
類斯舉動大約係彼邊方無知小人所爲安南國王自



必不知也微行察詢甚是知道了

同日又

奏爲恭謝

聖訓瀝情實奏事臣家人齎回臣前奏恭謝

天恩賜臣

御製詩扇一摺到粤奉有

御批臣捧讀之下感激慚汗竟夕徬徨圖報無地伏惟

皇上以天地生成之德拔臣於廢棄之中寄臣以封疆

之任乃猶上煩
聖慮諄諄訓誨惟恐臣不能自勉
覆載之慈有加無已臣敢不益加勉勵始終一節以報
聖恩以無負
皇上知人之明但臣氣質粗疎不能和平雖蒙
天恩訓誨再三至今未能全改嗣後臣之所行倘有錯
誤跡涉於私或被他人指摘仰懇
聖恩賜臣

如有所聞自當明示於汝汝但放心

明旨或

始終勉此孤立二字一生受用不盡

賜密批令臣明白回奏庶臣心跡得以自明雖孤立而

不懼如臣果有私心絲毫不謹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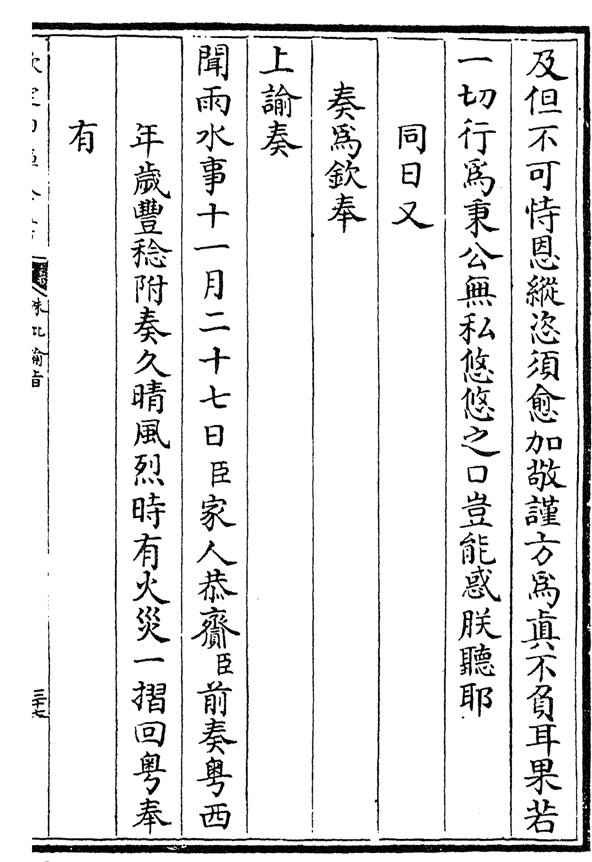
皇上置臣重典以爲負恩者戒除臣抄録

御批供奉密室朝夕瞻仰力加勉勵外謹繕摺恭謝

聖訓臣謹

奏

汝與田文鏡二人實難辜負朕恩也於此朕亦頗信得


及但不可恃恩縱恣須愈加敬謹方爲真不負耳果若一切行爲秉公無私悠悠之口豈能惑朕聽耶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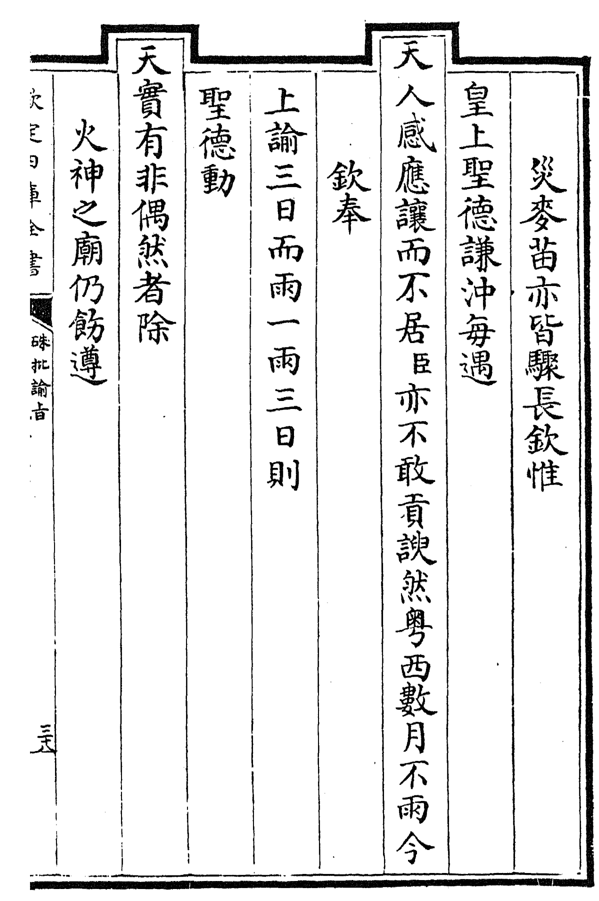
奏爲欽奉

上諭奏

聞雨水事十一月二十七日臣家人恭齎臣前奏粤西年歲豐稔附奏久晴風烈時有火災一摺回粤奉

有

皇上御批仰見我
皇上訓誨臣下修德弭災敬
神愛民悉本至誠實與古聖帝王至誠感神之道先
後同揆臣欽遵齋肅修省外即於本日行文九府
六十州縣地方訪問
火神之廟飭令各行設法修理虔恭致祭至二十九
日天忽陰雨一連三日竝霈甘霖臣差馬兵四出
查看百里之外俱同得雨普遍霑足不惟可免火



災麥苗亦皆驟長欽惟
皇上聖德謙沖每遇
天人感應讓而不居臣亦不敢貢諛然粵西數月不雨今
欽奉
上諭三日而雨一兩三日則
聖德動
天實有非偶然者除
火神之廟仍飭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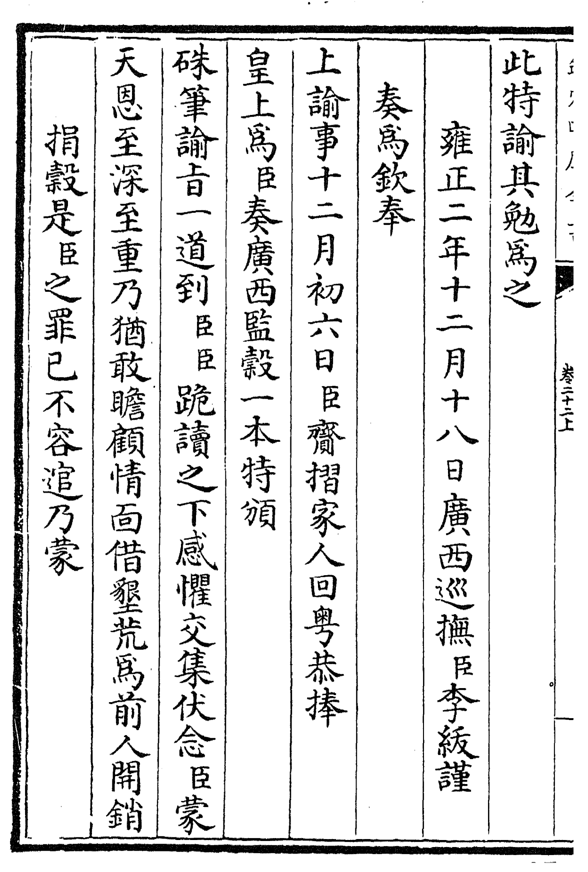
旨虔修致祭外所有欽奉

上諭及久晴得雨理合奏覆臣謹

奏

敬神弭災之道固當如是然火災有或由人爲而致者亦不可不知而防之盜賊輩慮行竊無因則先以硝磺引火之物做成香式暗中然點置於人家屋簷草堆之上自郄潛伏左近伺候火發乘機竊奪似此者往往有之當留心緝拏重懲此亦弭災之一道也

諭巡撫李紱閱爾開銷監穀一疏於中大爲瞻徇情面矣然在爾分中如是和平料理猶可原恕何也其事日久已歷數任而孔毓珣向爲朕所信用之人現居令職執意推求未免亦有干於伊恐招刻薄之議多事之誚耳朕以此諒汝今既奉朕諭旨則不可絲毫仍存私見況陳元龍非無罪之人王沛憻又一無可惜之處自當秉公執法清楚地方公事若少瞻顧或受請託而貽累於己身不獨自取庸愚之辱且大負朕信任之恩矣爲



此特諭其勉爲之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十二月初六日臣齎摺家人回粵恭捧

皇上爲臣奏廣西監穀一本特頒

硃筆諭旨一道到臣臣跪讀之下感懼交集伏念臣蒙

天恩至深至重乃猶敢瞻顧情面借墾荒爲前人開銷

捐穀是臣之罪已不容逭乃蒙

皇上原諒臣心
曲賜矜全謂在臣分中如是和平料理猶可原恕
聖恩高厚實與覆載同其廣大然臣子奉公守法之道
斷斷不敢如是也查廣西捐穀當日管捐諸臣每
石收銀一兩一錢以三錢發州縣而以八錢歸私
橐各屬因不敷採買止以穀價轉相交盤十年以
來經接任撫臣嚴勒買還本色雖州縣受累而捐
穀已十買其九臣到任稽查實止少九萬餘石經

臣嚴催至九月初旬已買補四萬六千餘石其未
補者亦俱清出穀價經臣於九月二十八日恭摺
奏明至十月內已全數買完其從前管捐諸臣侵欺
穀價經臣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恭摺
奏明臣之所
奏字字皆實倘臣言有一毫粉飾即懇
皇上特遣親信之臣至粵將一百一十餘萬捐穀照數
盤查但有虧空臣甘治罪臣之

既據爾如此奏明朕有何不憑信耶

奏請將捐穀分貯九府及將捐穀借給墾荒之人實
爲穀石偏積於桂梧南柳四府難於出陳易新將
來必歸朽蠹故爲多方籌畫並非敢緣虧欠借此
開銷也今蒙
皇上將陳元龍王沛憻發來廣西徹底清楚但臣愚昧
不知
皇上所謂徹底清楚者或止令清楚穀石數目抑併令
清楚原收捐穀價銀如止清穀數則現在穀已買

足原經手之人可以安然無事如欲將原收捐價
各官侵欺百萬之銀徹底清楚則從前管捐之府
廳除梧州知府李世孝外其餘現在各省原任南
寧知府黃之孝現在直隸原任柳州知府趙世勲
現在廣東原任桂林同知沈元佐現在雲南原任
桂林通判慕國琠現在廣西四人中惟雲南路遠
已諭各省將該員等發往粵西聽爾審訊到案時看伊
猝難訊問此外仰懇
等光景若竟不知悔過自責則予以徹底清查毋留餘
皇上特下諭旨令直隸及兩廣督臣查取黃之孝趙世

地或猶知畏懼則酌量其力之厚薄定數追賠以爲地方公用苟可如此辦理則當容結此事總在爾相機爲之朕不執定成見也密之至所議將捐穀均貯九府借給墾荒之處該部已遵前旨駁覆矣可再詳悉具疏題奏

勲當日收捐穀價及發給州縣穀價中間侵欺若干的實口供移交付臣仍懇

皇上諭臣嚴取慕國琠口供三處合證即當日侵欺實數毫無可遁矣至於墾荒諸款皆巡撫職所應爲誠如

聖諭臣仍盡心料理其捐穀應否均貯九府可否借給墾荒俱聽該部議覆奉

旨之後臣再欽遵施行其徹底清楚捐穀一案伏候

皇上批示臣執法究查斷不敢絲毫瞻顧再查王沛憻在粵居官所行甚是平常但管捐布政司係現任福建撫臣黃國材理合聲明臣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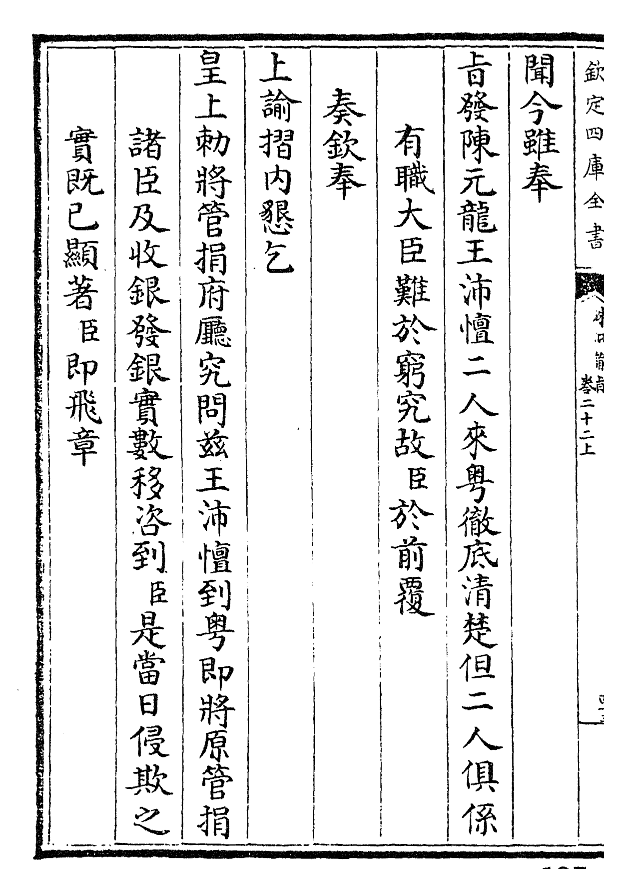
黃國材今現膺封疆之寄當行文容詢姑存其體可也

雍正三年二月十六日廣西廵撫臣李紱謹

奏爲徹底清查倉穀事廣西捐穀奉

旨發陳元龍王沛憻二人來粵徹底清楚倘有不清著

臣
即據實參奏欽此臣查廣西捐穀經臣補足保
題之後又經臣繕摺
奏明本無不清之項其不清者開捐之時所收穀價
原管諸臣中間侵欺之銀幾及百萬而今日當欽
遵
聖諭徹底清楚者也此捐納底數臣到任即已查出俱
一一節次具摺
奏明特以無可發覺之端未便露章上



聞今雖奉

旨發陳元龍王沛憻二人來粵徹底清楚但二人俱係

有職大臣難於窮究故臣於前覆

奏欽奉

上諭摺內懇乞

皇上勑將管捐府廳究問茲王沛憻到粵即將原管捐

諸臣及收銀發銀實數移咨到臣是當日侵欺之

實既已顯著臣即飛章

題奏庶便清楚再查當日烹分捐銀之數 臣 近日再加訪實督撫每石一錢所得各十一萬七千八百餘兩惟藩司每石三錢五分所得不下四十萬兩此事雖在屢赦之前然赦罪例不赦贓庫帑理宜清楚 臣受恩深重不敢聽人囑託務必徹底清楚但在事諸臣黨援甚多恐郵遞或有捺擱 臣 特用火牌專差馳奏合併陳明 臣 謹

如此方是一毫不必疑畏果能自信無私朕可許爾槩不妨也諸凡總宜秉公酌中而行

奏

已有旨諭部矣

雍正三年二月十九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推廣

皇仁以宏文教事欽惟

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敷文武聖神之治崇儒重道

臨雍講學所以加意右文者無所不用其極猶

念及於直省應試童子有人文最盛之州縣

特令增小學為中學中學為大學大學比照府學蓋從
來未有之
曠典也臣查粵西雖地處偏僻難比中土所稱人文
最盛之州縣應試童生多者不過數百人然較之
從前業已加倍亦仰體
皇恩會同督臣學臣
題請廣額在案抑臣更有請者
皇上振興文教務使四海之內咸被

天恩故人文之盛止各就本省較量在僻遠之方童生應試止數百人者亦得稱盛若通天下計之則盛之中有尤盛者以臣所聞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福建此五省所屬一州縣中童生應試有多至四五千人者今北方五省及雲貴川廣等處應試童生每州縣不能滿千亦得仰邀

聖恩廣額五名三名而江南江西浙江湖廣福建等處大州縣應試童生多至四五千人亦止廣額三五

名似屬推廣

皇恩者尚有未盡臣敢仰懇

聖恩勅下直省督撫學政諸臣查明所屬州縣應州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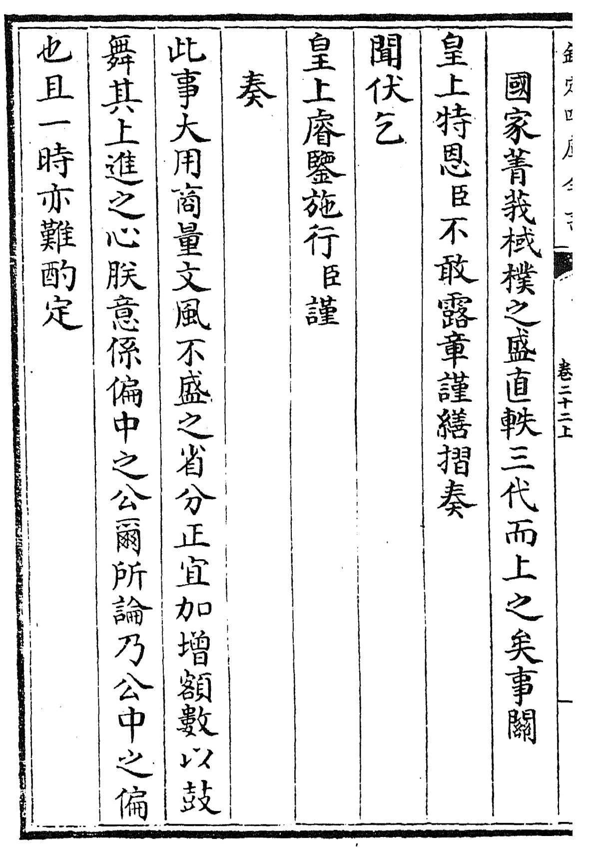
試止及二千人以內者俱欽遵

聖諭小學改中學中學改大學大學比照府學酌量加

增其有多至三千四千五千人者自二千以上於

一體廣額之外每二百人加增一名庶人文尤盛

之州縣童生上進之途益廣而我



國家菁莪棫樸之盛直軼三代而上之矣事關

皇上特恩臣不敢露章謹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事大用商量文風不盛之省分正宜加增額數以鼓舞其上進之心朕意係偏中之公爾所論乃公中之偏也且一時亦難酌定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據太平府知府詳報傳聞安南内亂有奸棍潘騰鳳詭稱係安南國從前莫王子孫私入内境僱募嬾漢土民護送往安南等語二月初九日又據龍州吏目千總等聞有奸徒所招二百餘人在啌村地方隨往趕散拏獲莫廷等八人二十五日續據思恩府知府稟稱潘騰龍向

潛住歸順土州頭目黃把勢家又有該土州衙役
陳亂彈等先已招有口外土夷數百人在交趾高
平府屯聚俟黃把勢人到同送莫夷歸國黃把勢
於去歲十二月十三日帶數百人由化尚前往安
南為土目等發木刻傳齊土兵驅逐黃把勢逃至
湖潤寨復被土民驅逐已經逃回歸順土州臣現
在嚴飭各道府根究查拏提臣韓良輔亦差弁兵
查逐其事已經解散查安南內亂雖無確信而奸

徒召募土民情節頗有關係臣等先事防閑內釁

已消不致上廑

聖懷矣臣謹

奏

知道了全在爾等審度輕重相機料理其莫黎二姓原

係世仇朕昨詢之安南使臣皆隱諱其情不以實對總

之惟料理我內地爲是

同日又

奏爲奏明變色米價事臣於雍正元年奉
旨在天津衛截留漕糧内有南昌幫變色米二十二船
經臣
奏明交倉場督臣估色變價另買好米入倉至雍正
二年三月臣往天津督運所囤漕糧遵
旨設法另買好米交倉俟變色米賣出價銀補項内有
江西運丁解補雜費銀七千兩先係變色米價銀
墊用後因時值青黄不接米價騰踊約計止須添

銀二千兩足補墊項此外約可餘銀五千兩臣於

覆

奏運米事竣摺內聲明此項應存直隸道庫以充公

用而守道枀成鼎力懇免

奏謂截漕一事初擬賠銀數萬今多方區畫不動錢

糧已出意外若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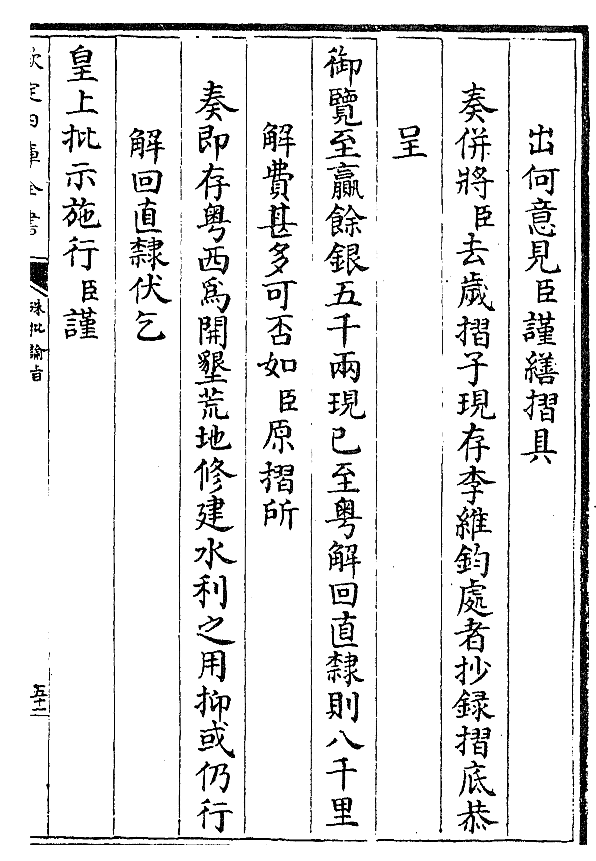
奏出贏餘銀兩將來辦差者難乎爲繼况變色米尚

未賣完銀數餘否未定等語臣觀其意似欲混行

開銷堅執不允但銀存天津衛庫臣於銀錢不過
稽其數目始終原不經手即聽直隸撫臣
奏明以充公用可也比臣發完所囤米石而變色米
尚未賣完即蒙
天恩將臣補授廣西巡撫臣聞
命進京
陛辭馳驛往粤天津存銀不復與聞至九月十二日臣
在京家口至粤云道過天津有截漕贏餘銀兩係

守道令衛守備張傑轉交臣家口船帶至廣西令
臣自行
奏明作何公用臣不勝駭異即於九月二十八日差
家人賚摺慶祝
萬壽附摺
奏明因事屬直隸公務銀由直隸發來將摺送直隸
撫臣李維鈞會同
奏明而李維鈞以事係守道經手俟查明再行將摺

暫存彼署比臣家人由京回粤至保定詢問曾否
奏明而撫臣以入京慶祝
萬壽尚未回署臣於十一月內復差家人齎摺進京併
令其至保詢問値撫臣又以慶祝元旦進京無由
詢問至今年二月十八日臣家人回粤始知原摺
尚未
奏達臣思此銀係守道桑成鼎所收始焉懇免
直省之餘銀豈有解交粤省之理爾自應不解其意見
奏明繼欲混行冒銷比臣不允又復遠交至粤不知



出何意見臣謹繕摺具
奏併將臣去歲摺子現存李維鈞處者抄録摺底恭
呈
御覽至贏餘銀五千兩現已至粵解回直隸則八千里
解費甚多可否如臣原摺所
奏即存粵西爲開墾荒地修建水利之用抑或仍行
解回直隸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臣謹

奏

此一事大奇乃伊等誣揑欲傾陷汝也年羹堯來京陛見時奏汝巧取此項適李維鈞亦在都中朕因不信其言向李維鈞降旨云李紱斷不爲此舉李維鈞解會朕意即回奏云李紱原未全吞論理此項伊可以入己伊因路遠止取數百兩以作盤費其餘未經交發仍爲伊封好收貯在彼但伊應將此項奏聞纔是朕隨諭李維鈞既如此爾應寄字詢明看李紱作何回覆此彼時之

言也殊不料伊等蓄意如此朕今始洞悉矣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大約皆係年羹堯之所指使但此等作爲朕頗不解其意何居鄙哉小人實爲可愧前項旣經伊等送到粵西朕又已了然明白爾留於粵省以充公用可也斯事伊等可謂失策堪發一笑

雍正三年六月初九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二月二十二日臣齎摺家人回粵奉到

上諭一道臣恭展捧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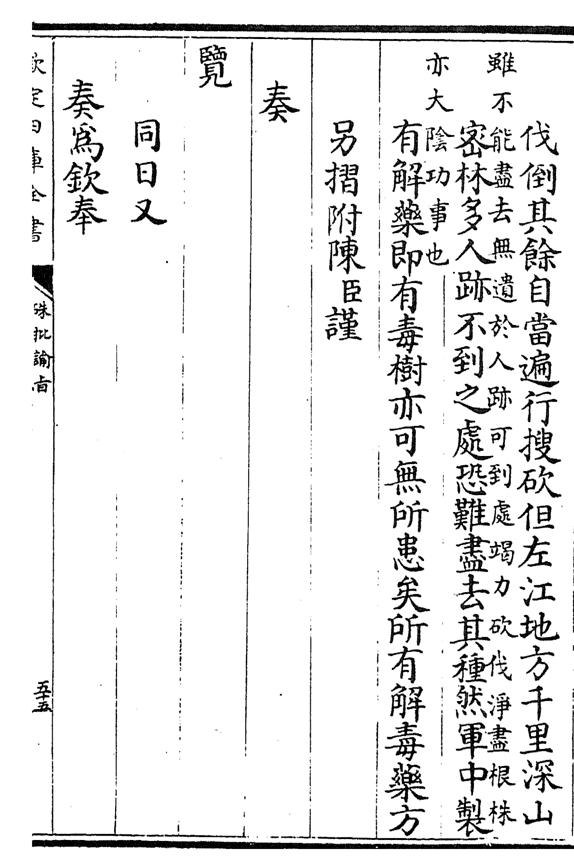
上諭廣西巡撫李紱提督韓良輔近聞貴州諸苗之中狆苗之弩最毒藥有二種一種草藥一種蛇藥草藥雖毒熬出兩月之後即出氣不靈蛇藥熬成數年可用然單用蛇汁其毒止能潰爛仍有治蛇之藥可醫更有一種蠻藥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處週流始不可治聞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其色微紅產於廣西泗城土府其樹頗

少得之亦難彼處蠻人暗暗賣入苗地其價如金苗人以爲至寶爾等可著人密行訪問此樹必令認明形狀盡行砍挖無留遺跡既有此藥亦應有解治之方更加密密遍處訪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寫明乘驛奏聞欽此臣即於本日密檄行令思恩府知府泗城同知及泗城土府三處嚴飭即刻查明毒樹速令砍挖仍飭速覔解毒之方又於次日差標員恭齎

上諭送交提臣韓良輔恭閱以便協同料理訪問施行
玆據泗城同知林兆惠禀稱訪聞狆苗弩箭用藥
各别苗用百草尖所熬狆用藥母配入蛇汁查藥
母即係毒樹汁曬成凡樹之汁土人皆名撒撒爲
汁之土音故有汁之樹名撒在狆家名製弩之藥
曰礦漢人名之爲藥母今此藥已得其色帶紫但
此藥雖有泗屬土人販買賣入苗地其樹實出於
左江地方業經差人徑往太平等處尋訪今於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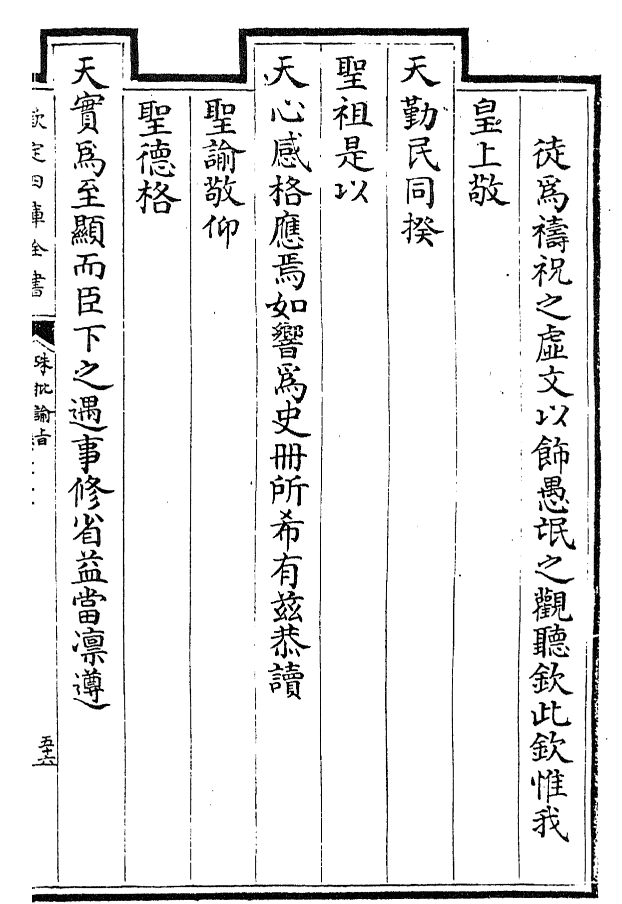
安地方覔得其皮葉枝幹矣至解藥之方遍處細
訪已得有解治之方并敷治之法但其藥味尚未
全得且係草藥其名皆土音其形狀不能辨識已
覔能熬解藥之人往山中採取俟藥味齊備卑職
即偕之赴省面稟一切所有訪得解救之方先行
列單呈電等語臣伏思解毒之方雖已覔得而藥
物非他處所有亦非他處人能識應俟該同知採
齊藥物併帶製藥之人至省臣再加面試然後奏

聞但臣欽奉
上諭令臣將解毒之方乘驛奏
聞必有所用今既須兼採藥物併須製藥之人自應先方留覽採得藥時送來其製藥之人可以不必
將解方奏
聞恭請
皇上指示將人藥發往何處使用以便人藥到時遵照施行至毒藥撒樹已於左江所屬南寧府隆安縣橋建村覓得三株俱高八丈圍一丈四五尺皆已



伐倒其餘自當遍行搜砍但左江地方千里深山
雖不能盡去無遺於人跡可到處竭力砍伐淨盡根株
密林多人跡不到之處恐難盡去其種然軍中製
亦大陰功事也
有解藥即有毒樹亦可無所患矣所有解毒藥方
另摺附陳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雍正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准户部咨欽奉
上諭訓誨督撫諸臣
天人相感之理
皇上上承
帝鑒有求輙應如山西河南地方三春少雨
皇上齋心虔禱甘雨應時霑足仍
諭督撫等於地方纔覺有水旱之事即據實速奏庶朕
可及時修省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



徒爲禱祝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欽此欽惟我
皇上敬
天勤民同揆
聖祖是以
天心感格應焉如響爲史冊所希有茲恭讀
聖諭敬仰
聖德格
天實爲至顯而臣下之遇事修省益當凛遵

聖訓實心奉行矣至臣所屬廣西地方今歲雨暘時若早稻已卜十分收成米穀價值較去冬不甚增長人民樂業合併陳明臣謹

奏

覽奏粵西豐熟情形深慰朕懷此皆爾清正自持撫巡有方上感

天和之所致勉之既蒙

上蒼賜茲嘉應當益加敬慎切毋高興自恣

天人相感之理實分毫不爽惟賴一誠相通耳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臣准吏部咨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舅舅公

隆科多散秩大臣都統拉錫轉傳

上諭外官家中有蓄養戲子者著督撫細心訪察密奏

等因到臣臣伏讀

上諭按察使白洵終日以看戲爲事諸務俱已廢弛欽

此臣即行按察司查明該司署內現在有無戲子
曾否驅逐據實具文詳奪仍照咨內欽奉
上諭事理即便移行各道府一體欽遵查照通行嚴禁
取具各印結另文彙報隨據按察使白洵詳稱本
司署內原有雜唱家僮五六人今既蒙
聖主洞察不即將洵嚴加處分乃特頒
上諭通行申飭本司感激涕零惶悚無地所有戲子已
於未奉部文之先盡行驅逐等語復據該司取到

各道府不敢蓄養戲子印結彚繳到臣臣查向來外官蓄養戲子因而怠於職守者處處有之誠如

聖明洞鑒自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中外臣工莫不震動恪恭聲樂宴遊積習漸已改變而廣西窮僻養戲之官尤少至於按察使白洵臣初聞其家有家僮數人敎習歌唱然自臣到任後時加察訪並未聞其演唱

令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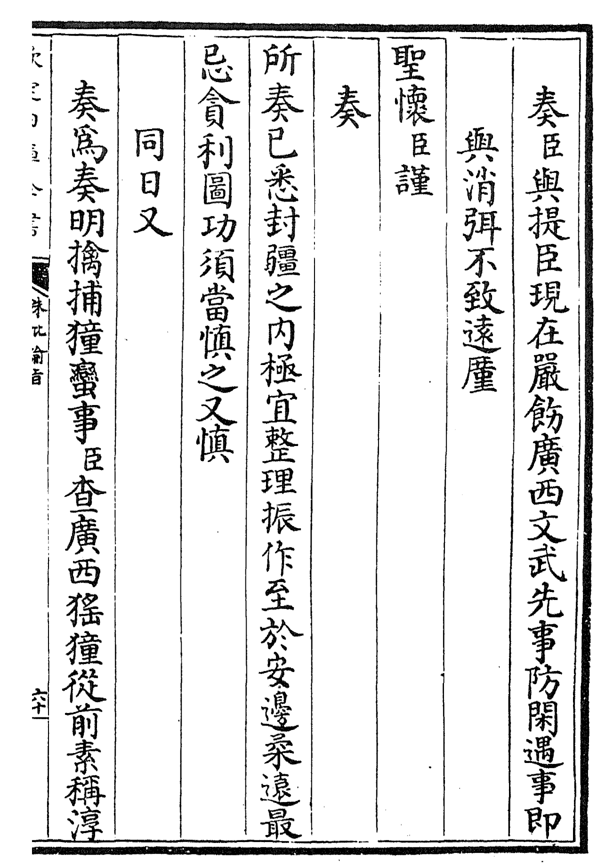
上諭遵即通行查禁茲按察使白洵詳稱未奉部文之前業經驅逐併繳道府印結前來雖恭奉
皇上諭旨驅逐者免其奏知但查白洵係
特旨指出之人所有驅逐戲子緣由理合恭摺
奏明臣謹
奏
知道了白洵之居官爲人究竟如何之處據實奏來聞伊總不勤於政務惟以游嬉爲事此言確否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本年二月初旬太平思恩二府界連交趾之土司地方有奸徒潘騰龍冒認交趾莫王子孫流言交趾内亂因有奸徒黄把勢陳亂彈等招集土夷懶漢以護送莫夷歸國爲名隨經各地方流土員弁趕散未及出境臣與提臣嚴飭文武查拏其太平地方聚集之人當即拏獲經臣於二月二十九日

繕摺
奏明其思恩府所屬奸徒亦經差委文武員弁將爲
首之黄把勢陳亂彈等先後拏獲其餘隨從之人
俱係無知愚民臣俱檄令該管知府責逐惟潘騰
龍一名未獲現在嚴拏其人亦係愚妄小民無足
深究此事已經清結理合
奏明至安南内亂之說臣細加探訪實係流言並無
此事合併附



奏臣與提臣現在嚴飭廣西文武先事防閑遇事即

與消弭不致遠廑

聖懷臣謹

奏

所奏已悉封疆之内極宜整理振作至於安邊柔遠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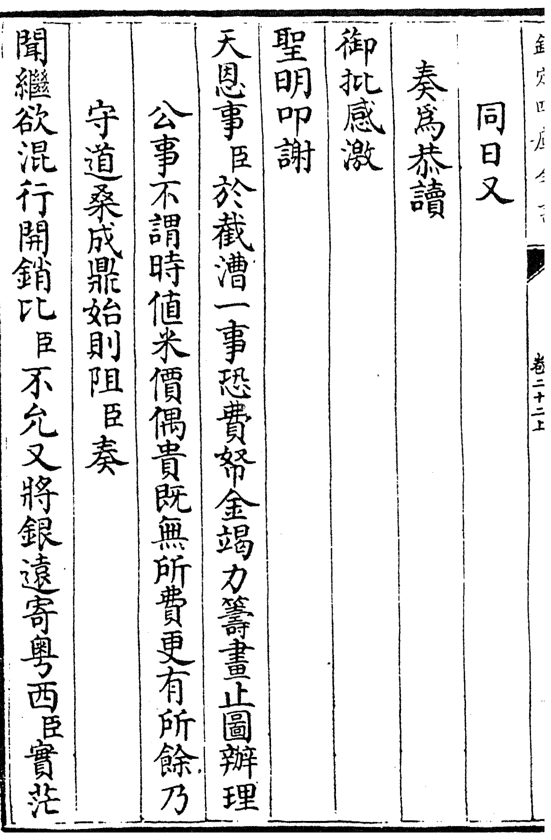
忌貪利圖功須當慎之又慎

同日又

奏爲奏明擒捕獞蠻事臣查廣西猺獞從前素稱淳

樸自甲寅乙卯後地方大吏專事姑息猺獞漸無忌憚肆行刦奪臣至粤時稽查舊案有刼擄大盜而十年五年不究者良善之民無所赴愬若平樂府屬修仁縣之十排跳梁尤甚攻刦鄰村聚衆拒捕民不得耕臣與提臣韓良輔商同發兵捕緝仍先各差千總一員持示再三開諭勒獻首犯而抗頑如故臣因發標兵協同提標及平樂協兵張威並進獞賊不敢拒敵始各逃竄隨據賊巢之木料

村分路捕緝仍大張告示止拏賊首餘黨許令自
新令渠魁盡獲十排民慶樂土盜賊屏息俟審擬
後再行具
題外緣係發兵捕賊理合
奏明至兵丁糧餉賞犒所費無多俱臣等捐給辦理
臣謹
奏
知道了料理允協甚屬可嘉



同日又

奏為恭讀

御批感激

聖明叩謝

天恩事臣於截漕一事恐費帑金竭力籌畫止圖辦理

公事不謂時値米價偶貴既無所費更有所餘乃

守道遝桑成鼎始則阻臣奏

聞繼欲混行開銷叱臣不允又將銀遠寄粵西臣實茫

然莫測其意惟據實

奏明而已及恭讀

皇上御批乃知係人揑成陷局臣跪讀再四感激涕零

不獨陷臣之局情景如繪莫逃於

聖明洞鑒之中而微臣迂拙之誠乃蒙

皇上信其斷不爲此臣不知何修而得遭逢

聖主幸免讒謗之禍自今以後惟有加慎加勤始終一

節以仰報

天高地厚之恩於萬一而已至年羹堯所以惡臣實由
雍正元年臣任吏部右侍郎議叙捐造營房一事
彼時人情不無趨炎之意因首名即係年富意欲
照軍前効力從優議叙臣實酌議内地捐銀不比
進藏人員之苦止應比照捐例議叙其事因吏部
主稿而部中秉筆例屬右侍郎臣因秉筆定議而
年羹堯痛詆九卿切責吏部欲令九卿改稿臣堅
持不從因不果改是以年羹堯益切齒於臣矣若

守道桑成鼎品本卑微臣曾面
奏其人性貪不可重用昨歲梧州副將張傑到粤曰
遲臣訪問其故實因過保為守道拘留云副將雖
係
特恩卓異係彼轉詳務須重謝宛轉十餘日勒立千金
借券然後放行由此觀之是無往而不用其貪矣
臣受
恩深重茍有所知不敢不言謹繕摺

奏謝附陳受陷之由無任感激悚惶之至臣謹

奏

此等懷私陷人宵小之輩

天理昭昭徒自害耳究竟何益愚昧之行殊屬可憐之極

但坐觀其報可也

同日又

奏為清查捐穀分肥實數事臣欽奉

上諭令臣將原管捐穀諸臣分肥實數徹底清查經臣

摺

奏請令直隸江南雲南督撫查取原管捐府廳黃之孝吳元臣沈元佐等口供臣亦將現在廣西之原管捐府廳趙世勳慕國琠查取口供已蒙

俞旨飭行今在粵之趙世勳慕國琠業已取供在案訪聞在雲南之沈元佐已經病故而直隸江南二處尚未准咨到黃之孝吳元臣口供訪聞陳元龍扶同黃國材容囑黃之孝令其冒認分肥銀數黃之

孝因身家狼狽無所顧惜已經冒認又將黃之孝口供分送吳元臣慕國琠等令其扶同冒認臣訪聞確實即於五月二十六日於慕國琠處追出伊等私送黃之孝供底在案查各省分取口供原欲互相印證以清分肥實數今臣尚未准到直隸督臣咨文而黃之孝供底已私送至粵是明欲扶同朦混即使咨到黃之孝吳元臣等口供亦不足憑矣臣擬即據趙世勳慕國琠口供及先經臣取到

原領穀價各州縣口供即行分析數目清楚一面

移咨福建撫臣黄國材一面

題覆謹先繕摺

奏明再臣細訪捐穀一事黄國材所得為多今雖未

便據為一定而衆口皆同合併奏

聞臣謹

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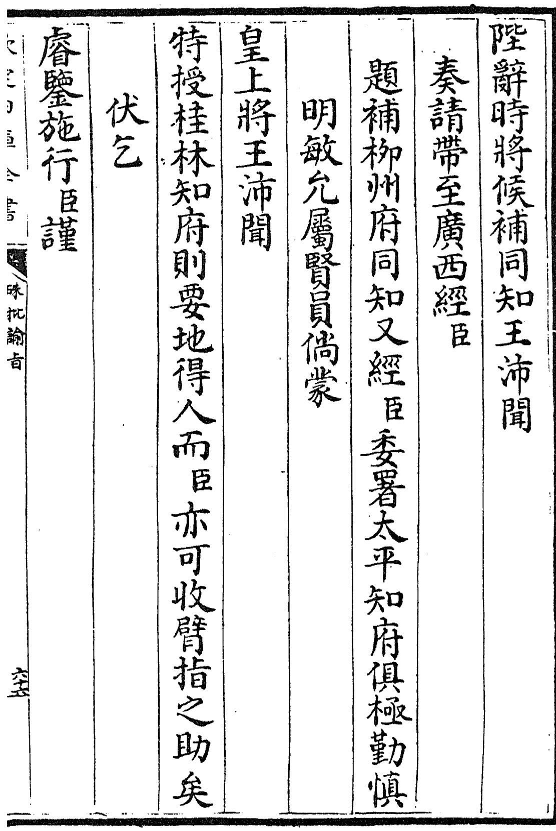
於此一事料理甚屬公平此種情節不待爾奏早有憑

據在朕處發來爾看即明若不秉公難免波累也審明之時朕自有處斷

雍正三年七月十三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首郡亟需表率仰懇

特用賢員以資治理事竊照廣西桂林一府爲省會要地宜上達下實九郡之倡令知府章克讓丁憂員缺應歸部選但首郡繁劇非才守兼優之員未能勝任臣前於



陛辭時將候補同知王沛聞

奏請帶至廣西經臣

題補柳州府同知又經臣委署太平知府俱極勤慎

明敏允屬賢員倘蒙

皇上將王沛聞

特授桂林知府則要地得人而臣亦可收臂指之助矣

伏乞

睿鑒施行臣謹

奏

已有旨諭部矣

前所進解毒藥方甚效摺留覽

同日又

奏爲據實奏明賢員事竊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

准吏部咨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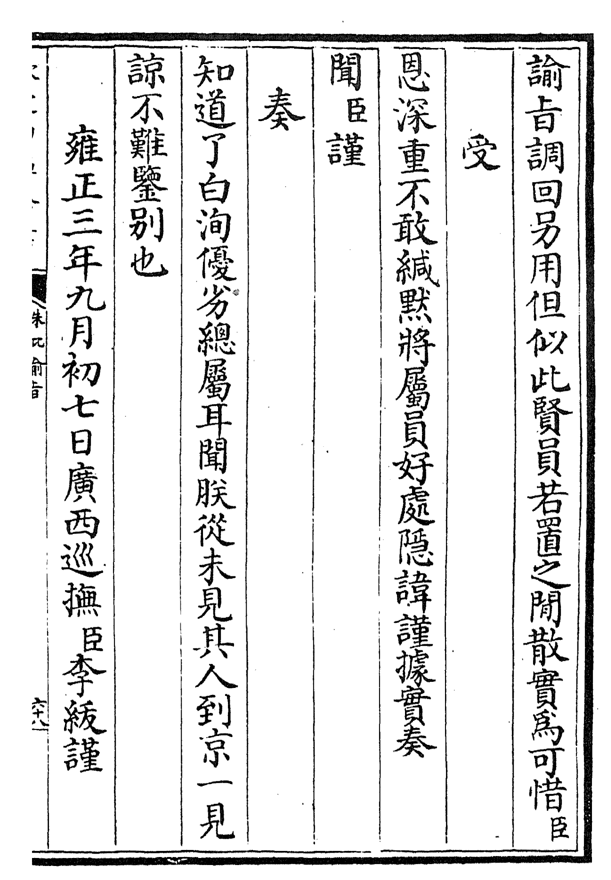
上諭按察使白洵終日以看戲爲事諸務俱已廢弛直

省府道以上至督撫提鎮若家中畜養戲子者著該

督撫奏聞欽此臣查按察使近在省城若果終日看
戲廢弛政務臣豈至漫無覺察若有所覺察豈敢
少爲姑容除欽遵
上諭即行查按察使白洵併通行廣西府道以上嚴加
查禁併取具各府道欽遵不敢蓄養戲子印結到
臣臣隨於六月初九日繕摺覆
奏至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上諭聞廣西按察使白洵居官懈怠不能勝任著調回

另用這員缺著甘汝來補授欽此臣查白洵看戲之說臣初到任時聞署撫臣韓良輔曾有此言細加訪問緣白洵足瘡告假十餘日署撫臣疑爲簡慢故加責備其實自臣到任以來一年有餘竝未聞其看戲諸務亦無廢弛今欽奉

諭旨即飛檄左江道甘汝來速赴按察使任辦理但臣伏查白洵居官勤慎操守尤清直省司道中甚爲難得雖欽奉



諭旨調回另用但似此賢員若置之閒散實爲可惜臣

受

恩深重不敢緘默將屬員好處隱諱謹據實奏

聞臣謹

奏

知道了白洵優劣總屬耳聞朕從未見其人到京一見

諒不難鑒別也

雍正三年九月初七日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奏爲奏明擒捕獞蠻事竊查廣西猺獞因向來姑容漸肆頑梗臣到任後細加查訪則修仁之十排天河之三疃爲尤甚除修仁十排臣於五月間咨會提臣發兵擒捕渠魁盡獲已經恭摺奏明外今查天河獞蠻在福禄里上中下三疃周圍八十里萬山重阻窟穴爲奸自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二年殺擄之案積至二十三件臣屢行該管文武勒拏而負恃險阻一犯莫獲臣經查確三疃

獞蠻窟宅各在隘口之内依巖附峒深林密箐難

於搜捕但所種之田俱在各隘之外趁秋稼黃熟

未收臣咨會督臣提臣調發漢土兵丁直至蠻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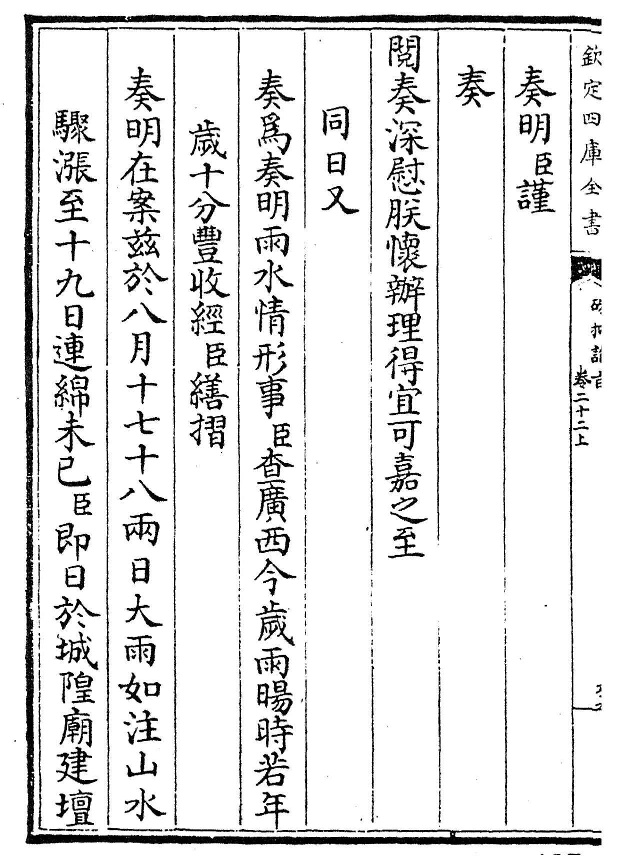
斷其收穫若能自投到案許以免死從寬審結今

各案爲首獞蠻一十一人先經病故三人餘八人

俱已自投到案現在振旅而歸至於兵丁所過地

方雞犬無驚所用糧餉俱臣等捐給緣係發兵捕

蠻理合



奏明臣謹

奏

閱奏深慰朕懷辦理得宜可嘉之至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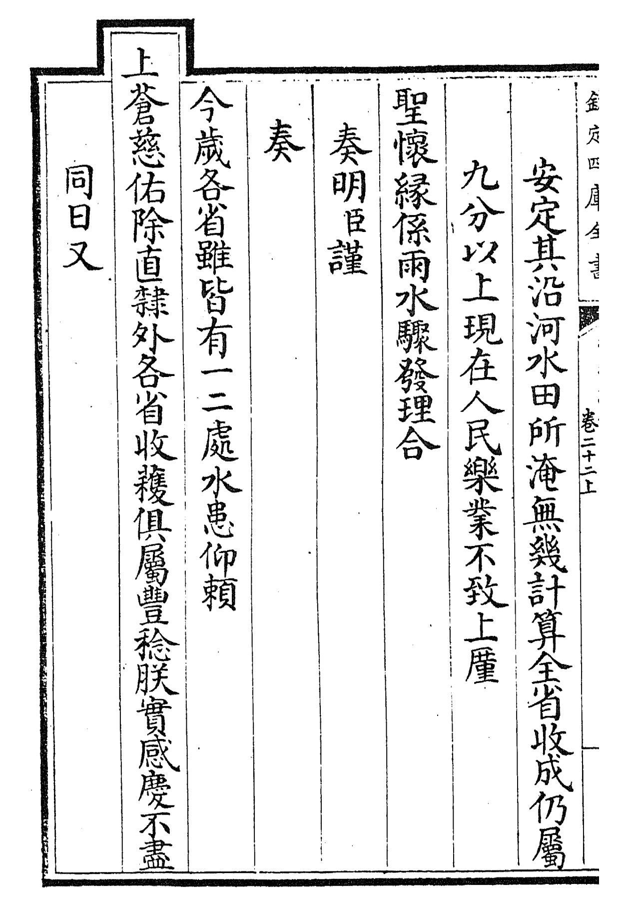
奏爲奏明雨水情形事臣查廣西今歲雨暘時若年

歲十分豐收經臣繕摺

奏明在案茲於八月十七十八兩日大雨如注山水

驟漲至十九日連綿未已臣即日於城隍廟建壇

虔誠祈晴至次早復步至城隍廟行香當即晴明開霽水亦漸落但桂林處廣西最高之地故水發驟退猶恐下流或有淹損臣即飛檄九府查明雨水情形陸續據各府州縣詳報到臣除桂林慶遠等府地勢既陡水漲即退民居田禾毫無損傷外惟平樂蒼梧桂平象州等數州縣沿河小民竹屋被水衝壞其近河水田亦有被淹減損收成者臣倡率各該府縣將民間被淹竹屋捐助修理漸已



安定其沿河水田所淹無幾計算全省收成仍屬九分以上現在人民樂業不致上廑

聖懷緣係雨水驟發理合

奏明臣謹

奏

今歲各省雖皆有一二處水患仰賴

上蒼慈佑除直隷外各省收穫俱屬豐稔朕實感慶不盡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清查捐穀事竊查廣西捐穀侵肥數目臣遵

旨將現在廣西原管捐府廳趙世勲慕國琠二員嚴取

確供在案又分檄行查原領穀價州縣各供俱在

案其侵蝕肥己各有著落而直隸江蘇等處所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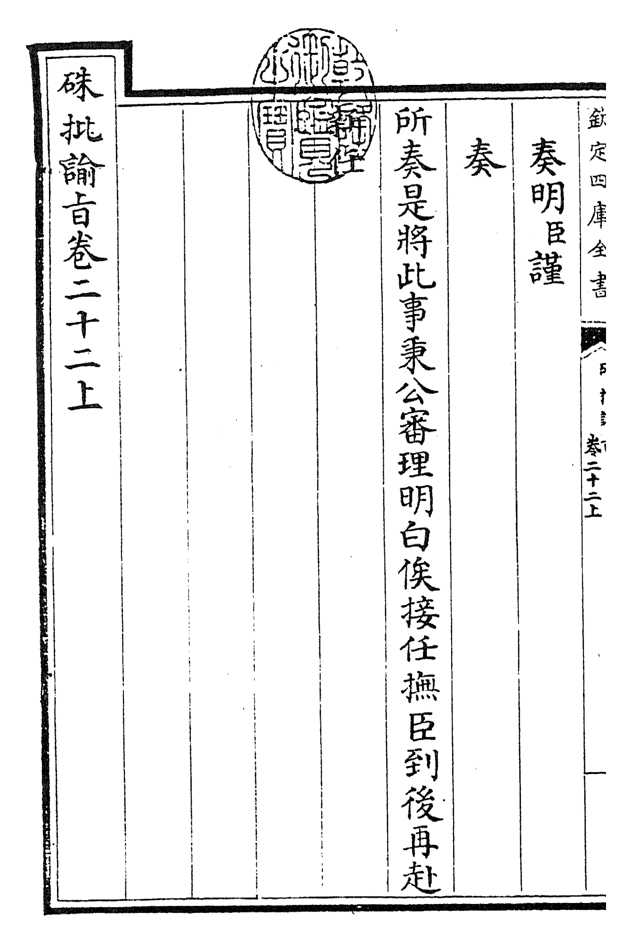
黄之孝吳元臣等供遲延未到故先繕摺請

旨擬即據現在所取各供分别侵肥數目一面覆

奏一面移會黄國材庶奉

旨事件不致遲延乃蒙
天恩批示又將沈元佐底冊併發到臣臣謹欽奉遵行
外臣近准直隸督臣咨送黃之孝口供與臣所追
出供底不同乃知黃之孝尚未盡依他人所囑但
臣曾詰問慕國琠趙世勲二人所有供底何處得
來一字不異據慕國琠稱係陳元龍所送據趙世
勲稱係黃國材舊幕賓現在提臣衙門黃曰瑚者
所送臣思

天語煌煌寛諸人分肥之罪不許朦混欺隱而伊等所
爲如此即使衆證俱明不加面質恐黄國材所得
爲數既多未必一一全認今准部文知照蒙
皇上復將黄國材等發來粤西將來面質之下應無遁
情矣此案先擬即行覆
奏今既奉
旨將黄國材等發來面質應俟諸人到齊訊實再行具
題臣謹先行恭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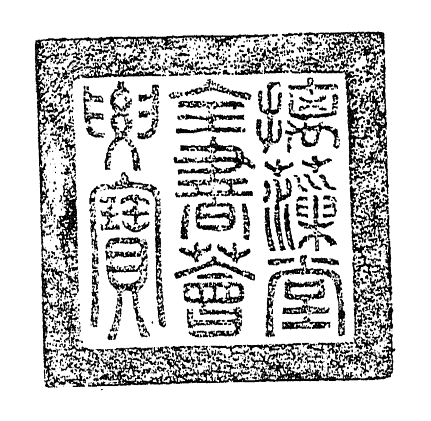


奏明臣謹

奏

所奏是將此事秉公審理明白俟接任撫臣到後再赴

硃批諭旨卷二十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朱德元